

三
三
三

小說

海潮音文庫

于右任



海潮音文庫總目錄

甲編 佛學通論 (十二種)

- 一、科學
- 二、哲學
- 三、宗教
- 四、人生
- 五、國學
- 六、文化
- 七、進化論
- 八、社會學
- 九、道德學
- 十、教育學
- 十一、政治學
- 十二、論理學

乙編 佛學本論 (八種)

- 一、法相宗
- 二、法性宗
- 三、真言宗
- 四、淨土宗
- 五、律宗
- 六、禪宗
- 七、天台宗
- 八、賢首宗

丙編 佛學足論 (九種)

- 一、經釋
- 二、論釋
- 三、在家佛學法
- 四、佛學歷史
- 五、佛教傳記
- 六、討論集
- 七、講演集
- 八、論文集
- 九、整理僧伽制度論

丁編 佛學餘論 (五種)

- 一、文選
- 二、詩選
- 三、尺牘
- 四、筆記
- 五、小說

海潮音文庫編發大意

(1) 本文庫爲便宜讀者之研究。以十年來所出之月刊爲材料。分類編輯。審慎採集。予有志學佛者以有組織有系統之貢獻。

(2) 海潮音月刊歷年十週。編輯曾數易其人。材料之收集。不免有投其所好而刊登者。夫以知見不純正之註著。既有誤於初學。帶感情用事之論文。乃易引起教內之爭執。文庫取材。對此種文。縱使議論風生。亦當勉爲割愛。以導學佛者於正軌。

(3) 海潮音刊載之註著。雖爲適應時代之要求。而方便設教。然亦須有垂之長久之真價。乃得流傳。以佛法爲三世不易之常法。非世學之隨時隨地而異趣也。其爲偏於應時。缺乏不變之真實。及帶有時間性過甚。易引起新舊之爭者。割棄不錄。

(4) 月刊定期出版。收集不免稍濫。文庫取材。極端嚴格。無關宏旨之論文。甯缺不錄。(附注) 道德倫理。義相聯次。合爲一種。內編增整理僧伽制度論一種。仍不變動原定種數。

庚午夏月慈忍室主人作於杭州韜光之韜齋

220.81
761
2:44

佛學餘論五小說自錄

佛學叢刊
海潮音文庫 第四編

佛學餘論五 小說目錄

性身靈命·····	覺社叢書·····	一
破衲·····	無名·····	二五
漁夫·····	定慈居士·····	三六
牟尼寶·····	居窳一厂·····	四〇
療心羹鼎曲·····	無名·····	七四
西方道琴十二首·····	空空道人·····	八二

叢佛學刊
海潮音文庫 第四編

佛學餘論五
小說

性身靈命

錄覺社叢書

海潮音社按此稿會刊於第一期覺書。原本為英文。不詳為何人所譯。今已隔十餘年。原書傳布甚鮮。故錄之。

第一章 緣會

有一日。倫敦學術界中心之學術研究會。值大開演說會期。一般夙究科學哲學神



學之各大博士。道貌天情。高瞻闊步。濟濟來集。將發表其研究之心得。以互相討論商榷。時有一身緇黃衣。手蹠黑鉢。如錫蘭仰光所有佛教徒者。亦收視凝神。安詳徐行。經過此莊嚴瑰偉之學術研究會門前。以其服儀形狀。爲倫敦人所不常見。故頗惹途人注目。且有多人隨之而行。小兒婦人。尤占多數。緣是人聲漸形囂雜。時一博士方下其所御之車。欲進學術研究會。忽覩此一羣人圍繞一奇服異形之人而來。亦頗訝詫。然細察其人。乃非印度緬甸種人。而爲條頓種人。遂行至其前。再一審觀。不覺脫口呼曰。汝非於五年前公布其所著之「唯物哲學新研究」之後。遠遊東方之柏克森博士乎。今胡效彼印度沙門服裝。貿貿回國。豈沾染其習。故作此奇異之像狀耶。抑遊戲神通。將博諸故舊之一笑耶。言畢。軒渠不已。時此端肅淵默之沙門裝者。亦揚目微顧曰。嘻。汝非余之老友麥惕遜博士歟。余固柏克森。然余之爲此。有大因緣。亦余遊歷東方所獲之大利。決非如汝所云者。特吾之心得。亦不易詔汝曹耳。麥惕遜愕然半晌曰。汝言殊突兀。如已全易汝之性情者。立談之頃。予殊未能斷定汝之意。惜也。雖然。今日學術研究會。開年例大演說會。汝

昔亦嘗聞會演說。屢以心得公布於衆。想汝亦何憶之。汝之故人亞賽波脫博士。薩爾傑博士。溫特式利文博士。約翰默德博士。漢留生博士等。自汝別後。靡不時思及汝。若知汝來者。早已趨集汝前矣。現彼諸人均集會場。汝如有暇。曷不同入會中。一敘多年闊別之情。予尙有所詢問於汝。汝其能許我乎。柏克森領之。遂與麥惕遜同向此學術研究會之門而入。

柏克森纔四十許人。亞賽波脫與約翰默德。則爲白髮飄蕭之老博士。麥惕遜亦五十餘矣。五年前柏克森與諸博士時以學術相切磨。交誼盡在師友之間。維時麥惕遜偕柏克森同入會場。會衆眼光爲所攝引。不期而集。最先發言者爲漢留生。咄咄詔曰。咄哉麥惕遜君。汝同來者。非予昔年同學之柏克森博士乎。胡乃效彼印度乞徒之裝束歟。麥惕遜曰。然彼爲柏克森博士。彼爲柏克森博士。於是會中百數十之科學哲學神學大博士。有視視柏克森。有聽聽柏克森。而柏克森博士。遂爲衆博士精神貫注之焦點。渾若巴忘其今日來此。乃爲演說會之事者。蓋柏克森所發布之唯物哲學新研究一書。旨在

排斥神教。破除迷信。於科學上哲學上。至有價值。久爲一般學者所熟讀深知。而同深景仰者。故不唯與之素相識者。對此五年闊別之奇友。爲之驚喜交集。卽諸聞名而未謀面者。亦莫不欣騰歡躍。又繼之以靦然之色也。然柏克森則雍容自若。熙怡微笑。徐置手中所持之鉢於腰間。向衆博士行合十禮。亦若衆人掀動之情。殊未能稍撼其天君之泰定者。於是衆博士延柏克森於上座。各各漸次就座而坐。

亞賽波脫博士乃宣言曰。予意今日柏克森博士。久遊始歸。又爲此特異之情狀。突如其來。吾人之神經。已爲激動。亟欲與之作一長談。以知其遊歷所得之究竟。茲擬改演說會於翌日。今日則與柏克森博士。作一席之談話。想諸博士必皆贊許吾言也。諸博士咸鼓掌贊成。於是亞賽波脫謂柏克森曰。自汝東遊後。倫敦友人。迄未得汝一紙書。不唯吾曹絕不穩汝遊歷之况。卽汝之於歐美間事。度亦頗疏忽也。汝所著唯物哲學新研究。出初版至十七版。法德美逐譯後。亦經幾度之再版。久已風行一世。故汝之離歐日遠。汝之心忘歐日淡。卽汝之名望日隆於歐美兩洲之日也。吾曹方冀汝步我國奈端達爾文

之後塵。增國學之光榮於世界。汝今忽現印度乞徒之相。不將令人疑汝驟得神經病。不恤自墮汝之令聞美譽乎。言已。羣相咨嗟。柏克森怡然曰。老博士厚愛。余先致謝。雖然。老博士恐人將疑余爲僞。不審因余視聽言動之有慎歟。抑僅以余儀觀禮貌異於衆歟。亞賽波脫曰。汝之頭腦。冷靜鎮定。汝之精神。和平統一。烏得云僞。唯汝何爲而效印度乞徒之狀乎。柏克森曰。然則老博士固不認余有絲毫神經病者也。余生平之性情。理求其真。事求其實。不欲涉幾微之虛僞。以誑銜於人。當亦爲老博士與諸博士所深信。余縱愚闇。昔者亦曾得從老博士及諸博士遊。旣聞緒論。共持正義。固亦確自信爲有志之士。而諸博士與邦人君子。且復交口譽余爲能樹一幟於學術界者。余非喪心病狂。甯敢不知自愛。貿然出此。以貽愛我者之羞乎。諸君當知余固嘗以數年間之研究。精確密審。然後毅然敢冒天下之不韙。以自行其心之所安。課之今所修證。確有自得之樂地。萬非向物尋逐。與時推移之學說。所能動余心之毫末者也。竊冀老博士等。於此亦稍致思。則知其中必有深故。信余決非漫然出此者。至于前此唯物哲學新研究之作。每自咎其公布過

早。方懺悔之不遑。復何敢重違世人之安譽乎。

溫利式利文博士曰。柏克森博士之言甚善。且吾嘗主張思想自由。以柏克森博士之酷愛自由。酷愛真理者。令教然服沙門服。言沙門言。行沙門行。必嘗極其思想上自由。究考之結果。而確見有至精至當之真理在。故余願聞柏克森博士東遊五年間所經過情形。暨所以為佛教徒之故。及為佛教徒後。所修證悟得之真理。以令吾輩聞所未聞耳。廟中諸博士。皆鼓掌稱善。蓋為柏克森之道氣禪光所默化。潛移者深矣。

第二章 經驗

柏克森曰。善哉溫利式利文博士。可謂先得我心。余此次回國。固嘗發願以余東遊所得之正法。傳之國人。展轉流布歐美諸國。以共樂此無上真正之道也。余未東遊之前。嘗稍稍學習印度之梵文波梨文。既履印土。乃專心壹志。以從事研究。者年餘。於是日汎濫於印度古今之典籍。得盡窺婆羅門古教之四吠陀典。及數論。離繫勝論。順世。吠檀陀。諸哲學派之書。終乃進探乎佛教法藏。(譯者按。印度現存之佛書。大乘已鮮。唯小乘教

典尚多。即錫蘭仰保緬甸等處亦然。故柏克森所修證之佛學。亦得小乘。願吾國大小乘諸書具在。諸沙門及全國國民。不一研究修證。抑何可嘆。初時循於吾歐物質哲科諸學之理想。頗覺扞格不入。以余前此所持之學理思想。與之較論研覈。浸假漸失其自信之心。又久之。幾完全打破余唯物論所建立之基本思想。大有茫然愴然。急欲別求得一安身立命地點之概。於是重取今古西東之宗教哲學思想。羅列揚擢。精審決擇。其究竟乃斷取佛教。以得最安固之歸依地。

初余之遊印度也。根據於我文明彼野蠻。我主人彼奴隸之舊有思想。又見彼主人於體國經野闢物成務之能力。事事相形見拙。而不如我智種人也。遂蔑視彼種。不啻一羣之螻蟻。雖從之爲文字語言之學習。而恆存一不屑與伍之心焉。久之。漸覺其民性之慈和愷易。沉毅寬宏。有非吾人所能及者。繇是漸生嚮慕之情。樂與往返交接。嗣又遊於山林空曠之所。見有衣不蔽形。食不充腹之刻苦修行者。察其內界精力之恬適。神意之閑暢。更有萬非吾歐學者。日憶擾其心思於外界者之可比。有一長者之仁人。嘗數月間。

瞑目安坐。不衣不食。不入不出。不起不臥。而其徒恆數十百人。膜拜頂禮於其坐下。數月或數年。得其一微笑。一舒目而悟道者。蓋纍纍矣。余奇之。裹糧而往。從事觀察。經一月之久。於是將余挾歐洲粗濁空氣以俱來之驕習。寢消化於不知不覺之中。又嘗遊於靈鷲山深處。遇一老者。余與之談。亦不甚拒。既與之稔。彼乃告余曰。汝歐洲之學者。腹儉量窄。往往闕其學術。而不傳印人。意將錮印人之靈思智慧。而滅吾印度人種。殊不知吾印度人之靈智寶藏。且富於歐洲之學術思想百千萬倍。汝英人不以其所知者傳吾印人。而吾印人遂亦終自闕其智藏。而不汝授也。吾印人自有其取之不竭用之無盡之靈府。汝英人欲塞其智以滅其類者。直夢想耳。吾今日將攜汝遊一常人所不能到之處。令汝一擴眼界。汝其樂之乎。余領之。遂隨之入山中。最高深處。至一危崖削壁之前。老者擊崖石三掌。崖石剝然開豁。成一大門。闕其內則黝黑如漆。老者攜余同入。余既爲好奇心所醉。乃冒險而進。不數武。忽焉光明清涼。沁余肺腑。得從來未有之快樂。余方愕然四顧。忽又蹇然一聲。回顧崖石之門。則已重閉矣。不得已。逕隨老者行一里許。至一廣博嚴淨似無

邊際之大宅。所有階牆樑棟門牕几榻。似皆爲種種光色之寶石所成。其形式則爲余生平所未觀。而雕琢之精。輪奐之美。要皆非人工所能逮者。內有藏書甚富。裝以瓊寶。飾以金碧。而又輕輦逾恆。不可稱狀。其書有論天象者。有論地理者。有論天地人物之所以生化者。有論神識靈性之恆存不滅。變化無常。及其精鍊修證之道者。其學皆深造玄微。而廣徵事用。取吾歐數百年來。所詬爲學術上成功之大業者。一與之較。不啻置燭火於烈日之下。瞬覺黯然無色。尤奇者。則不知此中之光明。何所從來。且使余感受之。有不可言喻之輕安愉快也。老者似已知余之所念。曰。汝奚疑乎。此中爲予之淨土。光明亦出之於予耳。予因與汝夙世有師資之緣。知汝緣熟於今生。當證聖果。故導汝來。此啓汝信心。汝今可以行矣。遂又偕余出。及門。門自關。乃相將出。余敬詢老者爲何人。老者曰。汝能至仰光大金塔前。自誓出家。服沙門服。行沙門行。爲釋尊弟子者。久後自能知之。且更有相見期也。言已。倏爾不見。余於是始恍然悟此老者。亦爲佛教徒。歐洲雖似已臻物質文明之極致。而較之神靈不測。奇妙無方之印度。直土苴而已。

余至是旅居印度者已三載矣。依靈鷲山老耆之囑。遂赴仰光大金佛塔。繞行禮拜之後。長跪塔前。自唱我柏克森。從今日起。皈依佛陀。永不復以天神鬼物爲歸依處。我柏克森。從今日起。皈依佛法。永不復以異學外道爲皈依處。我柏克森。從今日起。皈依佛僧。永不復以惡友邪黨爲皈依處。又自誓從今日起。盡形壽不殺生。盡形壽不偷盜。盡形壽不淫欲。盡形壽不妄言。盡形壽不服亂性情品。若酒類等。盡形壽不行乞食。盡形壽日不食。盡形壽長坐不臥。盡形壽不畜鬚髮。盡形壽不積財寶。於是遙禮靈鷲山老耆爲師。淨除鬚髮。露頂赤足。披佛僧衣。持佛僧鉢。以從事日中村市乞食。長時山林晏坐之生活。信念因果。護持戒行。而勤修三十七種之覺分法。諸博士乎。余今已證得第一須陀洹果。於禪定中。蒙吾師卽證授以記勸。請余精修不懈。不久當證阿羅漢果。而獲知吾師實卽釋尊大弟子大迦葉尊者也。今憫念吾歐之民。無不析楊桂椿乎。事變物變之末。有外樂之智。無內鏡之明。乃重履故土。以冀智慧仁勇之士。共遊履乎無上真正之道。蓋余不久將返吾師之淨土矣。此卽予東游經過之程途。亦東遊所獲之至道。及所以回英倫之本

意也。吾今已出家爲佛教徒。不當仍以博士見稱。故諸博士稱余爲柏克森慈獨可也。

譯者按。柏克森博士。前八九年間。在仰光從佛爲僧。多有知之者。迄今於南洋羣島。及日本台灣等處。猶有其禮塔時之攝影。落髮時之攝影。乞食時之攝影。晏坐時之攝影。製爲明信片。流行市間。基隆靈泉寺。有善慧師者。嘗親見其人云。

第三章 業果

時諸博士聞柏克森言。自有歎動傾信者。有懷疑沉思者。有佛然不悅欲逞辯難者。薩蒂爾博士發言曰。柏克森慈獨。汝之所言。似猶有所未盡。今汝能將汝所信解修證之真理。以至簡至要之語。宣示之乎。柏克森曰。善哉。薩蒂爾博士來問甚佳。余當解答。然余今所修證之道。在乎獨到究竟。獨到寂滅。殊乘易言也。然有至平至允。至顯至易。至薄至公之妙法。聞之令人如飄溺瀛渤。而忽逢輪船。如迷行曠野。而獲返家園。如幽沉漆室。而重覩天日之光。如垂斃床榻。而忽得長生之藥。若發明人人皆有其從生至死。由死更生生。生不死死不死。而永續恆存之性身靈命。隨各人所造之不殺不盜不淫不妄。

等善業。或殺生偷盜淫邪妄語等惡業之業力。現報身捨。更得報身。或仍爲人。或化異類。善因則得人天福壽安樂之果。惡因則得鬼畜罪夭厄苦之果。性靈互牽而不絕。業果相續而無昧。其來無始。其往無終。大莫能載。小莫能破。是以三世流轉。六趣輪迴。世界無量。衆生無盡。實人世進化之正軌。亦天界長生之真道也。天文學博士哀潑思曰。柏克森茲芻之言不然。如吾意者。無他世界。亦無天仙神鬼。人死且無轉生之事。烏有轉生罪福苦樂之報。故汝所言。吾人有永存之身命。吾不能信。柏克森問哀潑思曰。汝治天文之學。汝意云何。今太空之日月星辰。爲卽吾人所居之地球耶。爲非吾人所居之地球耶。爲人世耶。爲天界耶。哀潑思曰。虛空諸星。與吾人所居之地球。爲別一世界。乃天界而非人世也。柏克森曰。由此可知必有他處他時之衆生世界。亦有吾人轉生之事。故善惡苦樂之業報。必不虛也。汝何爲懷死後斷滅之惡見。持道德福利虛無之邪論哉。捨之捨之。此見此論。毋令稍留胸次也。法學博士亨利斯篤曰。柏克森茲芻。雖能答哀潑思博士之問。而所云有他世友有轉生罪福之報。吾終以爲悉無有也。柏克森曰。亨利斯篤博士。汝今何所

據而爲是言乎。亨利斯篤曰。吾有族弟幼相知愛。當其病革。吾曾囑曰。吾聞吾歐及東洋諸宗教家言。謂人類好作爭鬥。殺害。侵奪。姦亂。欺誑。嫉妬等極重惡業者。身壞命終。必墮地獄。然我未能信也。何以故。以從未見有人死已還來說所墮處故耳。若有人來說所墮處。則吾必能信之。今吾欲自決定其信心。故特來語汝。汝今是我親信。衆惡業備。若如宗教家言。死後墮入地獄中者。汝必還來語我。使知令我信心。從汝取定。族弟極口應承。而歿今已三載。未還語我。惟是我之親信。必不欺我。許而不來。故我定知必無後也。亦無轉生無善惡報也。柏克森曰。汝爲法學博士。甚有法律知識。吾今當以譬喻。令汝得解。譬如有人遠遊他國。因作盜賊。犯彼國法。捕審得實。繫付刑人。是時彼賊以柔輒言語監守者。汝可放我還國。辭別親友。然後再來受罪。亨利斯篤博士。汝意云何。彼監守者。甯肯放彼還國不。亨利斯篤答曰。不能。柏克森曰。彼同人類。俱存現世。於犯罪人。猶不放還。况汝族弟衆惡備足。死入地獄。鬼卒無慈。死生異世。又非人類。彼求獄鬼放還人間。報汝所問。甯能得耶。

倫理學博士愛葛斯曰。柏克森苾芻。雖說是譬。吾猶不信。人死後隨業善惡。轉生樂道。或墮苦趣也。以我嘗有好友。病重垂死。我懇切相告曰。諸宗教家。各懷異見。謂人能行不殺不盜不欺不淫等純粹善業者。人世身死。卽生天界。樂善篤行。果得生天界者。足與吾人爲善之志。靡不甚佳。無如我從未見人死後還來。詎彼所轉生之天界。在於何處。作何景况。汝爲我之親信。善行完備。道德純全。若如宗教家語。死後汝必上生天界。果生天界者。汝必還來人世。告我使知。令我不疑。行善無報。然彼死久。至今不來。故我猶疑。終不能信。柏克森曰。愛葛斯博士。汝疑今當爲汝斷之。嘗聞有人處於糞窖。身首沒溺。極厭汚穢。方便出離。用清淨法。三浴其身。淨其髮鬚。薰以香水。洗沐數四。名衣上服。以爲嚴飾。汝當爲汝設大講會。美人名士。歡聚高堂。妙舞酣歌。以相娛樂。其時此人。還肯入糞窖否。愛葛斯曰。糞窖臭穢。其人得出。肯肯還入。柏克森曰。生天界者。亦復如是。此人世間。臭穢糞穢。諸天距此人間數千百里。遙聞人臭。甚於廁廁。汝之善友。必生天界。清淨高潔。快樂無極。豈肯復入人世之糞窖耶。故汝於此。不應疑。堅汝善行。必獲天樂。

第四章 講神

化學博士羅斯哈德曰。我終不信人死之後。隨其德業。轉生諸種之事。以無實在之靈神性靈可得。故我嘗聞諸我友。有一博士為欲驗得人之靈神性靈。故嘗以學術上研究之請求。向法院求得一已定死刑之身。縛著化驗器內。封閉牢密。勿有光氣稍能出入。親督僕役。用火煎煮。以觀其靈神性靈之從何代出。時諸侍從。與此博士。都不見靈神性靈之未來處。又揭發化驗器觀之。亦不見有性靈靈神之存在處。以此吾知必無後世。柏克森曰。羅斯哈德博士。我今問汝。汝以實答。汝於今晨。睡於汝家高樓。不實夢中出遊。見巴黎街巷園林耶。羅斯哈德愕然答曰。吾實曾作斯夢。然未嘗與一人言也。柏克森曰。當汝夢時。汝家眷屬僕從。皆已起身。汝諸眷屬。能見汝之精魂神靈之出入否。羅斯哈德答曰。不能見也。柏克森曰。汝今生存。靈神出入。尚不可見。况於死乎。是故汝輩。決不能以物質化驗法。令汝物質的肉眼。見彼非物質的靈神也。羅斯哈德曰。柏克森。汝不應俱以消極之說。遷撥他人之理論。便謂已得成立。汝義。汝應積極證明人之魂神。如何可能。

了了明見。吾乃信從。柏克森曰。善哉問乎。余當告汝。從佛出家。諸比丘等。上晝下晝。初夜後夜。捐除散動。及與昏睡。精勤不懈。專修覺分。（覺分卽三十七道品）以定慧力淨修天眼。以天眼力觀諸衆生。死此生彼。從彼生此。隨業行受善惡之報。有鬼畜人天諸趣之差別。皆悉知見。汝不應以汝之肉眼。不能徹見。便言無也。汝試思之。如必無者。余如何能知汝晨間之所夢耶。羅斯哈德不覺爲之首肯者再。

剖解學博士韋爾廉曰。我亦嘗聞有一性刻厲而好學問之博士。曾以學行上研究之購求。得一判決死刑之人。用剖解法。與諸助手。生剝其皮。支解其體。櫛割其肉。截其筋骨。乃敲骨出髓。以求得其識性所在。然而終無所獲。以此之故。吾終不信人死後有靈性存在也。柏克森曰。余已曾言。是識性者。決非世俗現事中可見。汝猶執迷不解何耶。今當更爲汝引一有趣之古事。使汝得喻。在昔亞東有一曠野之地。人跡所不常到。有一拜火教徒。常時然火奉事無間。一日林間拾一小兒。不忍眼視其死。遂收爲兒。以養活之。兒漸長成。然甚愚蠢。時此拜火教徒。以事欲遊人間。語小兒曰。我暫出行。汝善守護此火。慎勿

使滅。火若滅者。汝當以鑽鑽木取火。然之。令火薪薪相續。拜火教徒去後。小兒貪遊戲。故不事守護。火遂消滅。小兒還至其處。見火已滅。懊惱言曰。今當奈何。吹灰求火。既不能得。遂執刀斧劈薪求火。復不能得。又將碎薪置於臼中。搗以求火。仍不能得。時彼拜火教徒。忽已還來。問小兒曰。使汝守火。火何滅耶。汝今何爲搗臼中薪。小兒泣曰。我因出外遊戲。以致火滅。然我常見火出薪木。我乃以斧破木。求火不得。復斫碎之。置於臼中。搗以求火。亦不能得。言已。搗頭大哭。時拜火教徒慰之曰。汝且勿哭。觀我取火。乃卽以鑽鑽木得火。積薪重然。告小兒曰。欲求火者。法當如是。破碎薪木。不能得也。今汝亦爾。欲剖死人而求靈識。寧可得耶。然彼從佛出家之比丘。依法勤修。證得聖果。用淨天眼。則能灼見自身他身。乃至諸趣有情。衆生心神。隨業受報之相。安可以汝妄求無效。遂謂人死無有靈性存在。故無後世轉生之業報也。

神學博士甄克費勒曰。烹化剖解。僅能烹化剖解物質之身。誠不足以徵求靈魂。然我聞彼博士。後又嘗以研究神學之請求。得一已定死刑之人。將至其前。使人以秤稱之。

而後徐徐悶殺之。於其皮肉絲毫無傷。然後再用秤以稱之。不意反較活時加重。夫人身中果有神靈存在者。必有數量可以徵驗。今以試驗所得結果。人身死時。乃反重於活時。故知必無心性存在之理。人死之後。且無心性存在。寧有隨業轉生者哉。柏克森曰。博士。豈於人死反重於活之故。稍致其疑。深求其理。而遽斷定人死決無心識續存乎。汝亦嘗見人之稱鋼鐵乎。先冷稱已。然後熱稱。熱時有熱有光而輕。冷時無熱無光而重。此何故耶。甄克費勒曰。熱鐵始以熱力光力故而輕乎。柏克森曰。取譬相成。得解不遠。可知人之生時。人身以有些靈精神心識力故而輕。死後已離其身故重。足見必有魂神離死人之身而自存。當隨業流轉以受生諸趣也。神學博士發靈稱善。欣然心服。

生勳學博士果克思曰。人若死後有轉身者。轉生為人。應能知其前生之為何人。且人必轉生後。仍能自知前世之事。乃知造惡者之不得免於惡報。而勤修善業。以期成善果。否則縱使實有轉身之事。迨既轉生。不啻另為一人。彼之受業受苦。判然如他人。與我無涉。我何必將善除惡乎。然我從未見有人能確知前生者。故柏克森亦為之言。我

未能信。柏克森曰。人轉生後。因發業。而生之無明。所障蔽。故是以迷其前際。然有從佛出家諸比丘等。勤修道品。得宿命通。則能自知前生三生三生。乃至百千萬生。亦知他人前生三生三生。乃至百千萬生。否則何以吾師能知余之前生。余亦能知吾師之為迦葉波乎。此於性靈有修煉者。多能了知。亦不但佛徒也。如人腹中食物如何消化。人亦不能自知自見。然有天眼及用X光鏡者。則能照見其不見者。豈以自不知見。遂成另一人而無機體之受乎。故不能以轉生未知前世。遂謂同於他人。雖有苦樂之報。而無涉也。應從未知。依法求知。不應以己未知。忽將來續恆存之性靈體。自為埋沒。

老博士約翰默德曰。柏克森述。吾觀汝所言。略同耶穌教言。人有靈魂。死後不滅。或者永生天國。或者永墮地獄。或者游滯毒藥之間。以受來自審判。汝何為故。吾其說。為佛敎所獨主耶。柏克森曰。老博士所詰者甚善。余亦當稍辨別其義。耶教之言靈魂。不言靈魂從生轉生來。既以靈魂與肉體俱由上帝造成。則亦應與肉體俱壞。何有靈魂永生天界。若謂靈魂天界先有。逮既轉生人世為人。或由惡行永墮地獄。或由善行永生天界。

然天界靈魂。既轉生人世。人世復不定。其或墮地獄。或生天界。則成流轉輪迴之義。而與永生天界永墮地獄之理。自相矛盾。且耶教既言人之心靈。亦爲上帝所造。則人之爲善爲惡。亦由上帝賦與。一切應歸上帝負責。人不應以善惡受天界地獄之業報。至於人由上帝造成。上帝由誰造成。則更無可解矣。且依佛法修行。則能親證心本真性。發得聖眼。聖耳。他心。宿命。神境。如意。諸神通。及有解脫乎憂苦喜樂物質精神之定慧。而能臨觀萬有之上。以見萬有此生彼死死此生彼生死往來之元。故耶穌教之言靈魂。理論不完。實行無證。且不能望印度數論離繫諸家。况佛教乎。約翰默德亦深領悟。吟味柏克森之言焉。

第五章 勸導

時柏克森告大衆曰。諸博士乎。此理殊勝。此性常存。最真最實。最美最善。足令人人生死而不生死。可漸繕修。以臻至美至善之地。成大安樂。得大福利。余還英倫。卽得與諸博士敘論一堂。有大因緣。非爲偶然。願諸博士捨其舊來積習之見。以信修此無上真正之道。

幸勿固執所學。自增苦惱。

時有一部分博士曰。我等決不能捨其所執。以從汝學也。何者。以我等自生長以來。修其所學。孜孜不倦。習與性成。如何可捨。柏克森曰。昔有二人。一智一愚。同出遊行。以求財利。至一荒地。見有麻桿。二人各取一擔以歸。行至中途。智者見有麻縷在地。語愚者曰。麻縷成功。輕細可攜。盍捨麻桿。換擔麻縷。愚者報曰。我取麻桿。繫縛牢固。擔來長遠。不能捨也。智者乃獨改取麻縷而行。前進又至一處。見有麻布。智者告曰。麻布成功。輕細。盍共換取。愚者仍以取麻牢固長遠。不能捨換。智者不得已。又獨取麻布前進。又至一處。見有白氈。價貴物輕。重語愚者。令捨麻桿。換擔白氈。愚者依然如前固執。智者乃獨改取進行。如是次見白銀。次見黃金。次見赤寶。愚者終不肯捨麻桿。以換取之。智者乃獨取黃金。與赤寶而歸。其家親族。見彼大得金寶。歡喜奉迎。終身安樂。其無智人。負麻回歸。其家親族。不悅不迎。相形智者。且加誚罵。其負麻者。轉增苦惱。故諸博士不應執著下劣之見。堅牢不捨。自同下愚。一生勤勞。徒益憂苦。

又有一部份博士曰。吾儕則終不能捨棄舊來之見從汝也。所以者何。吾儕嘗以所
 修之學。教授學子。生徒衆多。遍於歐美。上自帝王總統。下至稍有學問之人。無不皆知吾
 儕是破除宗教迷信。破除鬼神迷信。破除心靈迷信之唯物哲學者。有大名譽。多所尊敬。
 有大利養。多所饒益。故勢不容吾儕改變其志行也。柏克森曰。諸博士爲人之師。導導以
 善法與人。令諸學者得進躋樂利之域。不應輕信狂謬之說。而自誤誤人也。昔有商主偕
 諸商人。行經沙漠。遇一中毒發狂之人。告商主曰。前去諸地。水草豐足。何用載重。而自艱
 辛。棄汝水草。至前取之。於行路不甚輕便耶。商主輕信其言。令商人捐棄其水草。前進一
 日。不見水。覓新草。三日不見水。覓新草。乃至十日。猶無水。覓新草。於是商主與諸商人。及
 驢馬等。悉皆斃渴而死。數日之後。又一商主與諸商人。經過其地處。病狂之人。又告如前。
 商之謹慎有智。語諸商人。必實得有新者。乃可將舊水草捐棄。於是此一商主與諸商人。
 及驢馬等。獲行過此大沙漠地。至豐盛處。安穩快樂。故諸博士。當以智慧深察諦觀。謹慎
 將行。未可鹵莽滅裂。而害人害己也。

得燈中有少數之博士憤然曰。柏克森。何不近人情之甚。吾輩自有吾輩所持見識。決不改操變節。豈有人來強諫我者。徒令吾輩忿耳。乃爾然死出學術研究會而去。柏克森曰。哀哉。哀哉。此何事乎。乃如是輕躁浮動耶。嘗有狂愚多養豬豚。偶行空曠。見有乾糞。必自恣言。此處聽蠢。我豬熱飢。今當取糞。糞此乾糞。備歸餉豬。路逢手不能提。乃戴頭上而行。行至中途。忽逢大雨。糞什從頭直流至足。乘人見已。皆勸喻言。糞穢天晴尚不可戴。况於雨中頭頂而行。狂愚不知悔愧。不能悔悟。反怒罵曰。汝等自癡自愚。自狂不知我家豬豚方饑。汝若知者。必不我勸。哀哉。彼爾然而去者。何異此狂愚豬奴乎。汝諸博士。應不爾後狂愚。願深觀察。孰善孰惡。納善而捨惡也。

第六章 破從

時座中尚有九十六博士。見柏克森侃侃而談。諄諄而勸。其義優長。其言巧妙。雖逢觸犯。必氣愈和。雖遭棄除。慈悲愈切。蓋德之容。醉而盡音。至仁之小。狹骨徹髓。不禁皆傾。敬禮拜曰。我等聞此。為言。卑者欣。藉雖為情。慢習氣折。勝放。強顏抗辯耳。今皆願歸依信。

從於柏克森慈芻。惟欲吾儕悉行慈芻之行。則有未能。慈芻尙有其他方便易行之法乎。

柏克森曰。善哉善哉。今諸博士發此勝心。皆因夙生有大善根。甚爲難得。惟汝等不應皈依余。應皈依佛尊。歸依佛法。歸依佛僧耳。汝等亦不須學我之出家修慈芻行。汝等居家處世。一切如常。但深信人人有永續恆存之性身靈命。及隨業受生因果報應。必無虛昧。勤行益羣利己之衆善業。戒除殺盜淫妄慳嫉貪嗔等衆惡業。則人羣可漸進乎善。亦可爲階升天界之漸耳。勉旃勉旃。善持其心。凝神至道。毋令放逸。時諸博士信受奉行。歡喜踴躍。不可言狀。稱柏克森爲師。共請柏克森曰。願師卽安住於倫敦。大施教化。廣度羣迷。令皆爲行信無上道。吾等亦得多親多近。漸漸能行慈芻之行。柏克森曰。善哉善哉。諸博士等。如能以吾所說。展轉傳布。曲譬善喻。勸導人人。令皆信受。則此無上真正之道。常住衆人信念之中。卽爲余常在人人之心中。願汝等能自深信不退。並能教人深信不退耳。吾心以禪定神通力。常能鑒照諸博士之心行。望諸博士勿以余身之來去繫懷也。

時諸博士多有請柏克森往彼家者。相求不決。柏克森亦不願入人家住。堅謂園中

樹下無處不可安宿。以卻衆人之請。衆人不得已。請暫住學術研究會中。相約次日再來邀請。乃皆作禮而去。

此日會場中事。翌早即宣布於倫敦各報。毀譽各具。而譽者尤多於毀者。訪之學術研究會者。早車馬盈門。擁擠不入。然柏克森爲預知來者。將不勝其煩擾。黎明時倏然遠逝。不知所往矣。遐哉若人。生於千載之下。而獨奮於千載之上。俾吾人生於今日。猶得觀真應聖人之化。遐哉若人。

破納

(一)

「像你這青青的年紀。爲什麼不到社會上去找點事做。卻甘心偏要過這乞丐似的生活。」正是四月的天氣。一個架着玳瑁邊眼鏡的西裝少年。從一座荒涼古寺的韋馱殿內。踱出。前面幾株蒼勁陰鬱的柏樹庭中。兩眼瞥見了一個峭瘦青年的僧伽。坐在清陰的白石磴上。低頭閒補破衲。遂不禁從口中滑出了這種憐恤而攙輕侮的突問。

「不懂先生。你講什麼。你可否和緩點再重複一遍。」瘦僧抬起頭來。微笑的向着少年搖了兩搖。隨又很柔和的這樣支吾了兩句。依然飄逸的俯首閒補破衲。

「我說。師父。你爲什麼偏要過這枯寂似的生活咧。」少年胸底因爲庭風送進了幾陣酥軟。已不是剛從烈日下跑來的輕躁和粗暴的樣兒了。

「唔。先生。你覺我這種生活。枯寂嗎。不瞞你說。我後面有幾蔭美綠的菜畦。是我用勞力闢植出來的。我需要什麼東西的時候。我可隨便擷取點到墟裏去賣。回來我所需要的東西。馬上也就乘着菜筐。隨我肩頭回來了。我覺我的衣服髒了。我可拿到外邊塘邊去洗。破了。也就隨便這樣補補。這樣的時光。算來我已消磨將近兩年了。我雖沒感到

什麼深厚特異的興趣。卻是哈哈。我也沒感到如先生現在所說的什麼枯寂生活。」

少年驚愕。一雙銳利的眼光直向瘦僧亂射。『啊。啊。師傅原係遁世高蹈的。』類流亞爾。』

『哈哈與其說是遁世高蹈。無甯謂爲社會落伍比較還來得確切。逼真。』瘦僧乘勢又讓給左首一個石礮請少年坐了。

『本來像生在充滿了矛盾欺騙。猜惡。兇殘的這樣世界裏面。能夠不爲欲牽。跳出物外。固足以傲然自樂。』少年帶着悲憤的聲調。對着瘦僧安慰似的這樣。『揚。隨。又。很。謙和的輕輕。』抑說。『然而我總覺得太消極了。』

『誠如君言。我也常常覺得過於消極。而願使勁的將牠擺脫。惟是我終覺得不繼。消極的修養這步。冒上積極。終久是利少害多。譬如許多憤呼打倒軍閥的人。能說他不是積極嗎。可是軍閥一倒。他轉眼又在那裏割據地盤。演武殃民。承繼而爲新軍閥了。』

再許多高喊剷除貪官污吏造成廉潔的政府者。你能說他不是積極。可是。』朝權

位在握。而他的敲骨吸髓。貪賊枉法。確又比較他先所要剷除的還要來得厲害。兇猛。造成廉潔的政府啊。先生。哈哈。固然不能說個個這樣。先生。可也不容你閉着眼睛。說我這純是一種空氣的製造吧。然而可憐其始他們未嘗不是激於多數同情心的一點義憤。我想。當他們憤呼狂喊的時候。他們腦海中當然也有種「假設將來我站在他們的位上。我必要將他們所遺留的污點。洗刷淨盡。然後在……來實施一種新的好的建設。」——自然懷着例外的酸素作用也有的。不過那更不足談了。先生。——只因沒有經過適當的修養。沒有把他心裏的惡劣嗜好徹底征服。所以一到事機臨頭。他的那純潔而偉大的志願。依然鑽進了漆黑而可怕的墳墓。

還有可恨可憐而又可笑的一個實例。就是前年我肄業 A B 美專。同他們——許多同學紀念「五卅慘案」的時候。當演講啊。遊行啊。未嘗不一致的慷慨激昂。義貫天日。熱血騰沸。幾欲裂管。可是一到了昏黑的夜晚。依然多數因放假休息。而逛竈尋賭。大鬧特鬧。先生啊。我身經幾個學校都是如此。我徧察許多學校也是這樣。昭雪國恥嗎。夢

想永遠的夢想。

我何嘗不感到消極。我何嘗不因消極而深致不安。我何嘗不想即時就昂頭起去。先生。先生啊。然我朝着我七古八雜的內心一望。我不禁又失色的縮回頭來。而仍慚惡的過我不安之生活啊。最後。我還要請先生認清這是我個人的懦弱。頹廢。無志。不要是說澈底犧牲救世的佛教。也是我個人這個樣子啊。」

少年望着瘦僧——不。不。少年這時的心理。已經變峭瘦而為濟羸了——的兩脛熱淚。幾欲外溢。加之沉痛怒潮般的聲浪。又頻頻向他耳膜直衝。他簡直弄了一個俯仰不是。手足無措。只看他黝黑眼珠。溜轉不定。也就可想見他心海裏的無限起伏和洄旋。

(二)

「已經這樣的稀爛了。這般般的補劑做什麼。」少年又一句打破了這纒半響的寂寞。

「我不怕醜的來把我罪惡暴露一點。先生。不知你的意思如何。我從我的模糊眼

光中似乎還看見許多人們蒙過了我所蒙的罪惡而在這裏驕傲咧。可憐先生。

在五年前的我也曾賣力的拚命的將我從頂至踵美術化。可是現在偶一回味起來。我問你爲什麼這樣鬧啊。直爽的良好答覆我。什麼。爲要吸引幾個窮苦的人們警喟和欣羨。爲要博得幾個女人臭脰和驅語。爲要引起幾個親友虛偽的恭維和無意識的讚賞。什麼。還有什麼。呀。先生。我對於這答案——直爽良心給與我的答案。一再不信任的作了幾個精確的推審。現在。却終於使我啞口無言。

「啊。師傅。普遍都是這樣。可憐。可憐。自詡爲聰明絕頂的我也苦悶當作快愉。恥辱當着榮耀。罪惡當着美好。糊糊塗塗的這樣過了幾及十年。師傅。我很願塵緣少了。就來披着你這破衲而過我良心安慰的生活啊。慈悲的師傅。想你將來或會哀憫的收留我罷。」

「不。」瘦僧這樣對着悔恨深重的少年否決了一句。隨又加以解釋說。「我們要曉得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沒有美惡潛在內面或擺在外面。澈底點說。萬事萬物的自

身都是衆緣交互持續的一種假相。不信請來舉個例子。

譬如我補的這件破衲。就是人工和布的交互持續的一種假相。在你開始走來見時。就很不屑意的覺得是像一些乞丐們的專有物蒙了。就要給與你無限的羞恥。現在卻反要披起而爲你良心的安慰品了。其實破衲還不依然破衲。那裏有什麼神通來戲弄你呢。戲弄你的還不是你個人的幻覺。再布是棉和人工交互持續的一種假相。棉是自種水土人工日光等等交互持續的一種假相。水土人工等等當然也不是固定的水土人工等等。質言之。卽許多成分——衆緣——交互持續的一種假相。總之大如宇宙細如微塵。都不能逃離衆緣交互持續的一種模型。

不過我們原始的智慧就蒙上了一層薄膜。無力透視這衆緣交互持續的一種原理。所以盲目的就在那裏什麼心啊。物啊。人啊。我啊。生啊。死啊。美啊。醜啊。恩啊。怨啊。鬧得一場糊塗。鬧得哭的哭。笑的笑。砍的砍。殺的殺。搶的搶。奪的奪。更可笑的就是還有許多於此交互持續的實現假相以外。又拉出一個什麼創造的天神。而去向他歌功頌德。搖

尾乞憐。麻醉自己。麻醉別個。

佛教就是要人自己打破了原始帶來的這種薄膜。——經上多說無明。——了解一切的一切。都是一種衆緣交互相續的假合。——惟交互故。所以我們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影響到無限無限的空間。惟持續故。所以我們的一言一行又可以波及到無盡無盡的時間。——就本着這衆緣交互持續的原理。——也可說唯一的真理。去熱烈的。無畏的。捨身救世。這纔可說我們偉大。永久。美滿的人生。已躍進於巍然壯麗的絕對平等自由之宮。

西裝啊。無上的快愉。破衲啊。無上的快愉。槍決刀砍啊。無上的快愉。矢埋屍淋啊。無上的快愉。

不過這並非修養已臻於「爐火純青」了的一種享受。只要先生肯鼓着勇氣。直下承當。則此種無上的快愉馬上就會向先生頭上惠臨。去吧。先生。去熱烈的。無畏的。捨身救世去吧。先生。哈哈。西裝刺能爲哉。

我。懦弱畏葸而無志氣的我。可憐。可憐。祇好依然蒙着我這手補的破納。瘦僧從這議論風生的中間。頻頻望着少年。祇是精聚神凝。眸合肩聳。於是又戛然一鳴。『覺得如何呀。先生。』

『妙妙妙。惜小子還未能盡情接受。現在我謹以百二十萬分熱忱。希望你容約我的要求。允許我將來能夠長期來你這裏受教。』

『先生這話未免過於客氣了。然肯枉駕到這邊討探學理。在下也謹願以百二十萬分熱忱歡迎。』

『我們總不要客氣。』

(三)

少年因為腕底「停停停」的喚醒了他的沉思。趕忙橫腕一瞧。『唔。十一點二十分了。去。』

『可否就在這裏午餐。喂。你看日頭正當午呢。先生。』

「不。我還要常常到這邊來的。我們既一見如故。我們很可不必拘束。我叫愛農。姓秦。現在城西第二中學無事。也請隨便到那邊談談。」一面說。一面又摸出了一張名刺遞給瘦僧。「這就……」

「唔。府上還是江蘇遠呀。到這邊幾年了。」

「沒久。還是去年秋季隨着劉校長來的。」

「愛農吃了飯去。你看日頭正當午呢。愛農。」

「不來不及了。法號。法號。」

「墨真。」

「啊。墨真。」愛農又趕忙掏出日記冊子和鋼筆傳給墨真。「寫寫。」墨真接過來就「沙沙」的畫了一個「墨真」。

「還有寺名。」墨真又忙「沙沙」的畫了「光壽寺」三字於他自己的名下。

愛農帽子一取。隨着就曲曲一躬的腳步一移。墨真也兩手當胸一合。頭一微低的。

就脚步一移。

「送什麼墨。客氣就是苦悶。」

「不。我也想到外面走走。」

(四)

愛農「喀喇喀喇」的跨進了塵盆而蒸鬧的街市。他看見許多異樣不同的人。蒙着許多異樣不同的衣服。梭一般在他眼底來往。有驕矜揚眉的。有驚嫉喟歎的。有乍矜矜揚眉而乍又驚嫉喟歎的。有倏驚嫉喟歎而倏又驕矜揚眉的。「啊。電影啊。走尸啊。」車夫只揀所謂闊老的人喊。「那裏去。太太……要車子麼。先生……喂。車子。車子。老爺……小姐……車子……」

一些寄人簷下販賣熟食的人們。雖然手裏忙得一個不亦樂乎。只要有奪目的衣服向他眼底一閃。馬上可以吸收他的眼睛。把你送到他眼光所不及見的地方。仍然不肯回來。有伙伴的。就拿些較漂亮的所謂太太小姐女士們開心。

「老三你看老子要那前頭的。」

「吓不害羞。她眼睛角裏都沒有你。」

「哈哈。直要老子暴發三十萬。」

「搶三十萬。」

「哈哈。老子只要有錢。老三就搶去。」

「……」

「啊。」愛農欲狂似的啊了一聲。又發現了他腦裏新映之清淨白石燈上。一個清癯青年的僧伽。在那裏飄逸俯首而閉補他的破衲。

漁夫

定慈居士

明月無情逐水去。青山有意待人來。四面青峯一灣綠水。時夜方闌。有一老夫倚岩網魚。意似家藏斗酒。所謂巨口細鱗者。必一舉而得也。網數舉。勿所獲。行將敗興歸。忽見上流有一物隨波而至。以竿引之。近岸。爲一被溺女郎。繼獲少婦。均心有微溫。後復得箱籠等物。方驚駭間。少婦蘇。自言爲宦者婦。隨父赴蜀。任今日宿於上流。因遇賊。全家傷亡殆盡。余與夫妹。恐被辱。自投水中。今被救。恩同再造。妹若未死。未亡人敢作主。將伊爲翁子媳。無子可爲義女。余稍用資財。赴某處求報仇。餘物盡盡之。又言家中宦遊者頗多。將來定不辱翁。漁夫設允其請。既獲佳婦。又得重資。團團富家翁。誠意中事。

漁夫聞此。倚樹而立。腦鼓振動。所有思。然不數分鐘。而惡念起。大有殺此財焉往之意。慘哉。嫂若姑。方脫汪洋。又墮濁流矣。漁夫將二人仍擲之水。負箱擔籠而歸。歸時婦子常候門。告以此事。婦子均喜。從此經商致富。甲於鄉里。人莫知也。

又數年而婦以疾卒。以有財故。競爲老人續弦。娶某氏女。慳而悍。膜視骨肉。愛錢如

命惡前妻子。逾年生幼子。竟視兄如眼中釘矣。不時內訌。惡聲達四鄰。漁夫竟受制婦人。幼子之手。收數百畝租。衣敝衣。食脫粟而已。偶與長子話家常。則獅吼河東。不寒起慄。或罰以負重行遠。或禁之不飲酒。若奇辱其長子。始破顏爲笑。漁夫漁夫。遂象喜而亦喜。長子則日處荆棘之中。

桃符煥新。爆竹除歲。家家扶得醉人歸。鄉村稍可過者。必具殺酒。約賓客博一醉。以爲歡。漁夫被友人招去。一日大醉。次日雨。盤桓數日歸。途中聞長子暴病。歸則一棺在堂。問何病。頗支吾。胸中知有異。無可詢者。子無出。惟一少女。問之。亦以病對。而幼子自長子死後。益橫。居地名「石牌」。距宜昌城數十里。日偕其狎友赴城。嫖賭並行。資耗身病。父莫敢詰。長子之死。係繼母及幼子所謀殺也。謀殺之情形。不忍說而滅去。非不知而隱斷。

長子之女慧。以病對者。莫可如何也。時悲父死。家中不敢啼泣。一日哭於郊。悲慘聲聞於行人之耳。行人爲誰。卽村中教孩童之塾師。強問始得其情。義忿填胸。大有拔筆相

助之慨。思商其母。恐中變。又落嫌疑。因挾女赴縣。而出首焉。狀三投官。不之理。蓋因弱齡之女。控叔謀父。不近人情。又恐奸人嫁禍。塾師占羅。唆訟罪。經府道遂達省。遇賢明某司。札縣辦此案。婦方歸。當時火輪未興。少女行數千里。爲父雪仇。其孝義所感歎。一確係業力所招。准案經三年之久。兩造與案者十數人。省縣往返。家財蕩盡。案始了結。如斷律。判死刑者某某。定徒刑者某某。人財兩空。少女適某氏。現尙在平淡無奇。詢及往事。如夢中漁夫臨死之日。始吐其「謀命致富」事。又言「幼子及孫女。就是謀死之姑嫂」。如何而知。尙不肯明言。

事後十餘年。伊地有人言幼子與孫女。確爲向之姑嫂。因幼子生時。夢致死之少婦來。孫女生時。夢致死之少女來。伊夫婦同有是夢。因後婦不知其前一段事。無意對人說出云。

逸民曰。因果不爽。報在早遲。彼此相殺。何時得止。一一披露。使人知懼。以此功德。代爲回向。殺者。冤仇相忘。同念彌陀。赴安樂鄉。記畢代宣。

南無阿彌陀佛十聲。閱者隨喜。功德無量。

牟尼寶——寓意偵探——

居窘一厂

心王心所法。幻起如空華。愚者妄分別。於中計有我。與諸煩惱俱。及隨染塵逐。無明深熏習。迷覆真如性。譬如富人子。衣中珠忘失。行乞于他方。蕭條難歸國。踽踽于窮途。情狀堪憐惜。一朝復得珠。欣然還故邑。夫此亦如是。諸有諦觀察。看悟本性空。自得寂滅樂。

佛陀 Buddha 大偵探家正在他寫字間沙發上躺着看報。皺着兩個眉頭。局着一張嘴吧。那種很精銳的眼光。直在報紙上打移轉。好像尋找什麼東西似的。有時把臉苦着。

有時捧着嘴呆的發笑。那時他的用人僧伽。知日子。在傍邊見着他這種奇怪的現象。就知道報紙上一定有了什麼特別的新聞了。本想向他問個明白。但是又恐怕打斷他的思潮。引起他的責備。於是壓着性子。還是做他的生活。過了一下。忽聽佛陀高聲喊道。一僧伽。僧伽。你去門口等着。過一會就有人來找我。有事了。一僧伽聽了這句話。只是呆呆的向着他。表現有點不相信的樣子。因為佛陀這兩天并未出門。又未與人有約。那裏就知道今天有人來會他呢。但是又不敢違命。只得懶懶的向大門走去。將到門口。忽然門上電鈴響了起來。他那時半信半疑的把門打開。只見走進一個人來。戴着一副綠色眼鏡。穿着一身半新不舊的衣服。頭上頂着一個博士帽子。倉倉皇皇的樣子。但是見了僧伽。也很用力的把那愁容擦下。從那枯槁慘淡的臉上。發現出一點笑顏來說道。佛陀。偵探在家麼。我特來請教的。請你傳達一聲罷。一僧伽就問他要了一張名刺。只見上面寫的仲生。兩個字。下面就是他的住址了。他手是一頭看着。一頭走了進去。將到門。忽聽有人後面說道。一僧伽。你到那裏去。我在這裏等着你呢。一僧伽聽了。

朝後一望。原來佛陀站在左邊的房簷下面。他因低着頭。并沒注意。故而沒見着他站在那裏。那時佛陀繼續的說道。「我曉得了。你請他到客廳上坐罷。」僧伽聽了。仍然把名刺遞上。轉身去了。未有一刻。就把仲生引到客廳上來了。這時仲生的心理上忽起了一種觀念。因為他見了佛陀的住室。覺得非常的開暢。而且四面來的空氣。又非常新鮮。他自想我原是一個財主。但是現在已經一敗塗地了。要想這樣建築的房屋居住。可是恐怕非今生所能享受的了。他一面想着。而他的面容。亦越發的慘白了。

他正在痛心的時候。忽的抬頭見着佛陀。他趕忙的跑上前去說道。「先生可就是佛陀大偵探家麼？」佛陀點頭說道。「不敢。不敢。請坐罷。」這時僧伽端上兩碗茶。一給仲生。一就擺在佛陀面前。然後立在一旁。向着他倆很注意的望着。但見佛陀說道。「先生的事。我今天已在報紙上見到了。我即料着先生一定會來尋我。不過我亦是推想到的。因為此地除我之外。雖然還有幾個偵探。如野火化木德模罕。不過他們學問很淺陋。祇可辦辦小的事件。但是像先生這件案子。可不是他們能夠奈何。幸而先生明見。未去

請他們。不然還要多繞道。子結果恐怕不免悞了事。」仲生聽了很佩服的說道。「大偵探的話果然不錯。可是我已領教過他們了。然而費了好多時。終沒有個水落石出。他們現在已向我辭職了。故而我來請教大偵探。很願大偵探費神。倘能得到最後的效果。那真是我感激不了的呵。」佛陀說道。「我雖在報紙上見了先生失竊。可是失竊的經過詳情。究沒知道。還希望先生賜告。」仲生說道。「失去這粒珠子的來歷。我先說說。可是怎樣貴重。還可不言。因為牠和我的關係。却更超過價值十倍以上的密切。我若失了這粒珠子。惟只有那個死神。才能免了我的罪過。大偵探須知道我的性命。完全歸于先生之手了……這粒珠子。因為什麼同我這樣密切呢。這還要先說我家庭以前的經過。我祖上本是樂村的人。及到我的父親。不知因着什麼犯了村上的規條。所以就連我母親。逐了出來。那時我方一歲的時候。可是我的舅父。却不忍我父母被逐。并很歡喜我的。我聽我父親說。當我同我父母一齊出樂村的時候。我舅父還抱着我。淌了很多的眼淚。後來不得已。掣了這粒珠子出來。對我父母說道。「這粒珠子。是無價希有的寶貝。名

字叫做牟尼寶。你們拿了去。可以到別處暫且住住。待到機緣熟的時刻。再拿這粒珠子回來變價贖你們的產業。那時不又是我們團圓了嗎。」當時并且許將我表妹給我爲婚。我父親哭哭啼啼收了珠子。于是就離了樂村。來到這個地方。先是替着一個富翁家做工。後來富翁很歡喜我父親勤方。就漸漸提拔由做工而慢慢升到管家的地位。繼後又命我父親替他在外面經理事務。我父親趁了這個機會。于是學了爲商。富翁因而借給我父親資本。所以經營了廿餘年。却是很積蓄。不幸我父親于前兩年死了。我母親因之鬱積成病。于是不上幾月。亦相繼棄世了。這時我的年紀還輕。不懂事務。但是我父親對於這粒珠子的遺囑。我却是很留意的。及至我父母死後。我還在那保險箱檢視一遍。并沒遺失。及到現在。我因爲遭了幾次事故。竟把我父親的積蓄消失大半。于是就想了這粒珠子。遷到樂村去。可是一檢點箱子。已竟不翼而飛了。當時我也偵查了一番。可是終沒查出。大偵探。倘若真個失了這粒珠子。那如何對得起我父母的靈魂和我舅父呢……」

仲生說到這裏。幾乎哭下來。停了一會。方纔續說道：「後來野火化和木

德模罕兩個偵探曉得了。他就自薦來替我效力。費了好多時候。用了多少計費。結果說我這粒珠子已不可復得了。教我把餘下來的財產變了。跟他到天國裏去。可是我實在不相信他的說話。因為他對於了我的案子未弄明白。故而這樣子說。唐塞他的面子。我所以未曾聽他。他于是問我辭職。我故而來請教大偵探。『佛陀沉吟了一下。隨即站起來說道。』我才間聽了先生的談話。覺得有點意味。不過我還要請問。府上有幾個人吃飯。』仲生說道。『除我兄弟及一個親隨的用人外。其餘還有四五個打雜的夫役就是了。』佛陀又問道。『那末。這個珠子保險箱的鑰匙。是你親自收着的麼。』仲生答道。『是的。』佛陀又道。『但是這個鑰匙。是你帶在身上。還是另外擱在一個地方呢。』仲生道。『是我帶在身上的。』佛陀說。『當你失了珠子已後。這鑰匙還在身上麼。』仲生聽到這裏。遂亦站了起來。從裏衣內摸了一會。掏出一把鑰匙。從中拈着一個說道。『這就是那保險箱上的鑰匙。』佛陀很奇怪的說道。『既這樣子。失珠之後。那保險箱曾有損壞沒有。』仲生道。『沒有。』佛陀停了一下。又問道。『你那鑰匙。從沒離過身麼。』仲生答

道。『并沒離過身。』佛陀越發奇怪說道。『這珠箱放的所在。餘外有人曉得沒有。』仲生說。『除我兄弟之外。沒有曉得的。就是我兄弟。從來亦未問過這回事。』佛陀又停頓了一下。搔着頭髮說道。『我且再問你。請你把保險箱內所有什物。及珠的形式告訴我。』仲生說。『那保險箱內。別無他物。因為專藏這珠子。并不預備時常打開。故而沒攔別樣東西。至於珠子形式。大約如拳。但是光彩奪目。若是一開箱子。就會見到的。』佛陀想了一下說道。『我還須同到府上察看一遭。或者有什麼破綻也未可知。』說了這話。偶然回頭看見僧伽如同木鷄似的站着。遂不禁笑道。『僧伽。我出去了。如再有人找我。就說我已有事去了。』僧伽答應。然後方同着仲生一齊出來。原來僧伽已聽到入神了。故而從端茶給他兩人之後。就沒離開這個地方。等到佛陀同着仲生出門之後。才從新檢點思潮。自心中說道。『他這粒牟尼寶珠失了。却是可惜。但是照他說起來。似乎毫無線索可尋。那末。我主人不要同着野火化木德模罕一樣的失敗。那才糟了……但是以我主人的精明。辦了很大的事件。或者不會就失敗吧……我很希望我主人把這案子

弄明白了。不然那怪可憐的仲生。如何可以回樂村去呢……他想到這裏。忽然記起門尙未關。故而趕了出去。把門關好。然後仍然回來做他的生活。

佛陀同着仲生走了好幾里路。過了好幾條街。仲生才指着前面一所房子說道：「那就是舍下了。」佛陀順着看去。原來是一所半新不舊的房子。牆上的石炭。大半已竟剝落。門上一盞電燈。光留着接綫的東西。但那燈泡已是脫去了。大門關得緊緊。還有那黑漆一塊一塊好像雞皮似的皺着。佛陀看着這樣形狀。就早知道是個墮落的富翁住址了。於是頹然起了一種可憐愍的心。不禁打起全副精神。原來那時佛陀的心理。以爲「倘若一個人墮落了。但是那個恢復的志向不能淪沒。仲生既是有心回向的人。我如何不替他負起完全責任呢。」他一路走着。一路想着。已是到了門前。仲生走上幾步。在門上敲了幾下。但聽呀的一聲。已經有人把門開了。佛陀遂朝着那人注意一下。仍同着進去。過了兩層房子。到了一所客廳坐下。仲生遂出去呼茶。佛陀這時覺得客廳上光線很暗。遂走到窗子面前。預備打開那所窗扇。但是不開猶罷。一開。只聽得華拉一聲。那扇

窗子已竟落了下來。當佛陀要將打開窗子的時候。有一個人端進茶來。遙遙的說道。「先生。那窗子不要打開。」這時窗子已然落下。佛陀於是問道。「你爲什麼不教我打開窗子呢。」那人答道。「因爲這是壞了的啊。」佛陀說。「既是壞的。爲什麼不收拾哩。」那人道。「因爲壞了沒久。故而尙未收拾。」佛陀笑了一笑。遂把頭伸在外面仔細看了一番。這時仲生也來了。看見地下一扇窗子。因問那人怎的壞了。那人隨口答了一句。就將那扇窗子扶了起來。擱在一邊。佛陀看見仲生來了。遂說道。「這窗子是我開的。誰知已竟壞了。故而落了下來。」仲生急忙說道。「不礙緊。請吃茶罷。」佛陀似乎沒有聽見。指着外面房子問道。「那是什麼所在。」仲生隨問答道。「那就是我們將才進來的大門。這個短牆。就是這屋子的園子。那面就是園的後門。」佛陀道。「這園子種着什麼沒有。」仲生道。「除菜蔬以外。沒有種別的東西。」佛陀道。「幾個工人。」仲生答道。「四個。」復以手指着園子後門旁邊有所小的屋子。說道。「那就是四個工人住的地方。」佛陀又指着那所一排窗子。似乎很多的屋子說道。「這是什麼去處。」仲生道。「那就

是鄙人的住室了。亦即失珠的所在。與這個房子是連着的。我同大偵探不妨進去看看。

「佛陀說道：『很好。』仲生引着。一同往裏走去。大約幾個灣。經過一個書房。過了書房。就到了那所住室。住室的建築。上面是樓。下面客廳。客廳兩面。就是寢室。廳後又是一所書房。原來仲生是住在東面寢室與前面的書房。兩面的寢室。與客廳後的書房。就是他兄弟住的。仲生又引到樓上。用手指着東面說道：『這個房間。就是攔那珠保險箱的。』又以手指西面的說道：『這所房間。是平常攔衣服及用物的。』說罷就掏出鎖匙。把攔保險箱的三所房間打開。佛陀展眼一看。門上的鎖原來同平常一樣的。於是走到裏面。并叫仲生將保險箱打開。看了一遭。亦沒有什麼影響。又在地下找了一回。仲生這時很注意的。見着佛陀似乎在地下拾了一件東西。過了一下。又見他把頭伸着保險箱上鎖匙跟前。看了一回。然後臉上似乎帶着笑容站了起來。仲生亦莫名其妙。所以復要開那西面的一間房子。佛陀阻道：『那可不必。因為與這案子無甚麼關係。』仲生於是作罷。復引着下樓。到他兄弟的書房裏。這時他兄弟已是出門去了。佛陀走到裏面。就在靠窗子一

張書棹坐下。把眼鏡除去。揩了一揩。就擱在棹上。然後又向四圍注視了一番。但見壁上掛的很多的水色畫。畫的中間。有一張相片。他遂走到跟前。看個清楚。原來是仲生同着七個朋友照的相。仲生那時亦走到跟前。指着相片上一個人說道：「這就是我的兄弟萬生。」佛陀細認了一下。然後回座到原位上。那時仲生出去了。佛陀隨手抽開棹箱。只見書本雜亂。大半皆是言情小說。小說旁邊。就擱着很多的信札。信札裏頭。以從六個地方發來的最多。佛陀隨手抽出一封。但見裏面有道……：「君家雖中落。然尚有寶珠在。何患不能恢復耶。」……等語。那時老遠脚步響了起來。佛陀知道仲生來了。於是就關了抽箱。那時仲生已同着前次送茶的人。端了兩碗茶進來。佛陀接了一碗。餘一碗仲生接了。遂問佛陀說道：「大偵探對於這件案子。可得着了什麼線索沒有？」佛陀微微的笑道：「線索已竟得了一些。就是還欠一點手續。便可以證明我的案情。那就可以辦案了。」仲生聽了。很歡喜的說道：「既是這樣。就希望大偵探早點成功罷。」佛陀道：「容易容易。現在已有八九分的把握。這可以請先生放心了。」說罷起身告辭。並囑咐仲生

幾句話。仲生答應。然後送到門外。望着佛陀已竟走遠。然後方快快的回他屋子。

佛陀走到他住室門口。用手按了幾次電鈴。終不見人出來開門。原來這時僧伽。因爲一心希望他主人快速成功。一方面又希望仲生早點離開他的苦境。因爲他的思潮。漸漸的沈了下去。對於職務的心。亦漸漸的消失。故而不覺伏在棹上瞌睡起來。及至聽到佛陀按了四五遍鈴。方才驚醒。於是趕了出來。把門打開。佛陀看他兩眼發紅。就曉得他睡了覺。因而責備他幾句。並囑他「仍然在門口等着。一下就有人來會我的。」說能進去了。僧伽因爲早上的事。故而這時毫無疑心的守着門口。及到電燈將上的時候。果然走進一個人來。便問佛陀大偵探在家麼。僧伽亦同他要了一張名刺。遞了轉來。就引他客廳坐下。佛陀亦從裏面走了出來。手內執着司狄克。似乎要出門的樣子。見着那人笑着說道。「今日承令兄見愛。邀鄙人到尊府坐了一回。惜未與先生相晤。真是抱歉的很。」那人說道。「不敢不敢。未曾奉陪。還望見宥呢。」來者原來就是仲生的兄弟萬生。他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呢。因爲佛陀臨走的時候。忘失一副眼鏡在他書房棹上。要假着

送眼鏡來。打聽珠子消息的。故而一見佛陀之後。就懊喪的提起珠子事來。佛陀極慷慨的說道。『先生難道沒問令兄麼。』萬生道。『我已問過。他很歡喜的樣子。說珠子已竟被大偵探從強盜手裏取回。現在保存在大偵探這裏。這很費大偵探的神。我所以來道謝。並請將這經過說說。家兄雖然講了。但不如大偵探說的親切。』佛陀接口說道。『可以。不過我今天還須出去有點事。好在珠子已竟得到。我已送到一個僻靜地方保存起來。至於經過情形。亦明天再談給先生聽罷。』但承勞步。這是鄙人很抱歉的。』說罷微微的笑着。萬生於是告辭。佛陀亦隨着送了出來。然後招呼僧伽好好看着門。徑奔西頭走去。

一所後園子裏的樹陰下面。好像有兩個人在那裏唧唧的談話。這時天已大黑。電燈上了好一時了。但是這兩個人。爲什麼在那裏鬼鬼祟祟呢。讀者沒急。且聽著者說明。原來佛陀送出萬生之後。亦是到仲生家裏去的。因欲避開萬生的眼線。故而從西頭繞了幾個圈子。不過行的雖快。及到仲生的住所。天已漸漸黑了。那時佛陀立了一個黑的

地方遙遙看見萬生才慢慢地走來。一直進他屋子。佛陀這時灣到一個朋友家。同他說明。然後化裝。復到仲生家來。走到後面。看了方向。才跳了進去。灣灣曲曲。一直走到仲生住室。那時仲生在一盞電燈下。伏在棹上。似乎看書。又似乎在那裏想心思。偶聽有人進來。遂抬頭看了一看。原來是一個僕役。他遂把頭仍然低了下去。這時那僕役走到跟前。輕輕說道：「大偵探佛陀在後園等着你呢。請你快去。」仲生聽了這話。遂趕忙起來。朝着後園就走。那僕役跟在後面。及到園內。不見一人。才回頭問那僕役說道：「佛陀大偵探在那裏呀？」但見那僕役用手在臉上一抹說道：「這裏便是。」仲生仔細一看。原來那僕役就是佛陀。遂不禁說道：「大偵探的化裝手段真高。我真個不認識了。」佛陀說道：「我今天特爲教你來領珠子的。因爲晚上進來。恐被你們家內的人看破。故而化裝。那日間端茶一個僕役的樣子。這不過小技。無足爲奇的。」說罷又低低的說道：「你家幾時困覺？」仲生說：「大約九點鐘的時候。」佛陀遂在手上看了表說道：「這才八點半鐘。還早着哩。」於是就拉仲生在草地上坐下。此時正是初二三的時候。天上無月。只

有滿天星斗。在那裏展眉閉眼的。過了一下。佛陀同仲生說道：「你去將你房門鎖上。並將書房裏的電燈熄去。快到這裏來。差不多時間要到了。」仲生去了。不多一刻。果然來了。佛陀又在手上看了表說道：「九點已過了四分鐘了。我們有事去罷。」說着就站了起來。低着脚步。同着仲生走到一所窗子跟前。伸着頭向裏看去。只見一人在那房裏。踱來踱去。及到九點一刻的模樣。那人遂將房門打開。走了出去。過了一會。又見踱了進來。回手把門關上。復將各個窗子上的聯布放下。這時佛陀恐怕被那人看見。就拉着仲生低下身去。只聽到裏面好像拖兀機似的。佛陀又將頭伸了上來。只見那人手內拿着一個精致的盒子。從床壁走到向西的一張棹子面前。停了一刻。如同用神聽着什麼似的。然後又迴頭注意四面看了一遭。方慢慢從衣服裏取了一把鑰匙。把盒打開。這時仲生不看猶罷。一看。不覺驚呼說道：「啊呀。我的兄弟怎的做了強盜了。」這時佛陀欲止不能。只好說道：「我們進去罷。」於是走到裏面。將萬生的房門敲開。此時萬生偶然聽到外面有人說話。已竟不由大吃一驚。及聽見敲門。他已知自己的事件洩漏了。那種無地

自容的情狀。停了一刻。只得勉強把門打開。佛陀當先走了進來。拉住仲生笑着說道：「你快來向你兄弟道謝罷。不然。你這粒珠子或者永遠同你告別了。」這時萬生格外的慚愧。仲生反是莫名其妙起來。佛陀說道：「你謝謝你兄弟。我然後告知你們。」仲生因為珠子得到了。心裏亦非常高興。遂向他兄弟笑了一笑說道：「你不要難以爲情。或者我真個要謝謝你呢。」萬生只是低着頭。一語不發。這時佛陀說道：「我口渴了。請你們用人取點咖啡茶來罷。」仲生遂出去招呼。過了一刻。還是從前那個用人果然端進茶來。佛陀一面取了茶。一面同那用人笑着說道：「你主人說失了珠子。我不相信。今天才知道你二主人取了去的。」復又回頭向着仲生說道：「你還把珠子攔着那保險箱裏去罷。你們家裏無外人。決定不會有人偷的。」仲生聽了隨口答應。佛陀又叫他當晚攔進去。仲生只得依從。於是從那盒子裏取了出來。佛陀展眼一看。覺得真是一粒寶珠。那時仲生已出房門。一步一步送上樓去。佛陀遂亦叫用人退出。然後輕輕向萬生道：「這粒珠子。真是虧着你呢。不然。恐怕到強盜手裏去了。過幾天等我事件辦完。令兄還會來。」

向你道謝呢。」說着仲生已竟來了。佛陀說道：「你千萬沒難爲令弟，真是虧着他呢。」復輕輕的說道：「這件案子尙未辦完，將來你們自然曉得。但是那粒珠子，你們暗中還是換一處藏起來，我還要有事去呢。過幾天再來回你們信罷。」說着起身要走。仲生他倆送了出去。回來仲生安慰了萬生說道：「這件事我不怪你，況且這粒珠子原是我們的。在你這裏，在我那裏，本來不算一回事。你千萬不要攔在心裏不快活。」說罷遂各自入寢去了。

這天晚上大約九點鐘的樣子，佛陀氣吁吁的走進仲生的書房。這時仲生正輪着一張椅子上閉着眼睛。尋思那珠子的事。對於他兄弟終不了解，爲什麼要偷這粒珠子。佛陀又如何破案這麼快……這案子尙未辦完，到後來又怎樣結果呢……佛陀這幾日怎的沒有消息呵……將想到這裏，忽然覺得有人推他，不由嚇了一跳。佛陀遂扯着他的手，到一個僻靜地方，然後把假面具取下。仲生才知道是佛陀。方把心放下問道：「這案子究竟如何了。」佛陀低低的說道：「就要結束了。不過今夜有強盜來，你們

家裏。我恐你們害怕。故而特來報信。但是我現在已是布置完全了。請你們不必胆小。仲生聽了。戰戰兢兢的未曾答應。佛陀又重安慰他說道：「不怕的。你們可藏在保險箱對面一間房裏。瞧着我們辦案。決無危險的。」這時仲生方才答應。佛陀遂仍戴上面具。轉身出去。仲生復到他兄弟房內報信。只見房門關的緊緊的。燈亦不明。遂呼了幾聲。又未見人答應。他又恐怕強盜來了。只得一個人將自己房門鎖上。然後跑到樓上藏了起來。過了一刻。遠遠地聽了自鳴鐘打了十下。他那時不敢睡。電燈又不敢燃。祇是寂寞的坐在黑暗地方裏頭。很焦急的。不曾一會。那自鳴鐘却又敲過十一下。敲十二下了。但是還沒有動靜。他心裏胡思亂想的。又忖着他兄弟不知道怎樣了。讀者他兄弟果真怎樣了。原來他兄弟自從事件洩漏之後。慚愧的心思總丟不開。這天想得格外無聊。以為如何才對得起我哥哥呢。突然想到自戕的方法。故聽他哥哥叫他。亦未答應。及到夜深的時候。方悄悄的跑到後園。欲覓一個死的所在。他將走入後園。忽遠遠地見到幾條黑影。再仔細一看。園的後門已竟開了。他知道有事。遂把死念擱在一邊。然後跑到一個黑暗

地方藏着。只見那幾條黑影漸漸走到跟前。大約八九個人。他望後退了幾步。那幾條黑影遂向前頭一條路走去。他這時將要跟上去。只見斜角牆上。又跳進兩個人來。展眼又見左角牆上。亦跳進兩個人。後面還隨着二三十個人。萬生見了這許多人進了園子。並沒有什麼怕懼。祇是靜靜的。看着怎樣。只見前頭八九個影子。已竟從那客廳窗子進了房子。斜角來的兩個人。從他哥哥臥室傍邊上了房頂。左角來的兩個人。好像同那二三十個人是一起的。亦從那窗子進了房子。這時萬生恐怕還有人進來。遂向園門一看。已竟關了。等了一下。覺得沒有動靜。他於是亦悄悄的走了進去。及到他房門口的時候。好相那些人已竟一個個上樓了。他當下一會意。就曉得這些人是盜珠來的。『但是這幾天佛陀爲什麼不來送信。』難道他還不曉得麼……或者他有他的妙用呢……』他想到這裏。於是不做理念。亦輕輕的跟上樓來。此時仲生坐在房裏。正在百端無聊的時候。只聽得有人大喝一聲。頓時電燈齊明。他把頭迎着門縫看去。只見佛陀兩手握住手槍。傍邊還有穿一樣衣服的二三十個人。亦個個握着手槍。向房內那幾個人指着。其中證

得一個是佛陀的用人僧伽。迴眼又見他兄弟站在一邊呆呆的望着。原來萬生將到樓上的時候。忽然聽人一喝。他當時依然無甚懼怕。及到電燈齊明。他的心房倒忽然一跳。你道爲何。原來佛陀及二三十個人用手槍指的。卽是他幾個最好的朋友。和野火花木德橫罕兩個偵探。及他家幾個用人。當下又見那二三十個人裏頭。有幾個人掏出鐵索練來。將那些人一齊鎖了。這時佛陀及二三十個人。方收了手槍。然後跑到對門。將仲生呼出。這時萬生忽然見他哥哥也在這裏。不禁又慚愧起來。這時佛陀又招呼那二三十個人。將那些強盜帶回看好。又叫僧伽好自回去。這才笑着同仲生萬生說道：「事件辦完了。我們下去慢慢的談話罷。」

他們到了下面書房裏坐下。仲生說道：「今天大偵探辛苦了。」佛陀說道：「不會。不過案子已竟辦完。這是我替你們可以道喜的一件事。」仲生說道：「但是這案偵探的經過。還請說說。」佛陀遂慢慢的說道：「我如何曉得另外有這班強盜呢。當我初次到你們家裏察看情形的時候。第一件起我疑心的。就是客廳上的窗扇。當我要開那

窗扇的時候。那端茶的預先止我。及至落了下來。我問他「爲什麼不修理。」他說「壞了。還不多時。」後來你來了。問他「怎樣壞的。」他含糊應了。我於是知道你對於窗子壞了。還未曉得。及我最後的偵察。原來窗上練釘下了。但是木質並沒有多少損壞。再加以那端茶的精神上。當時好像感了一種不好的享受。臉上故而現一種不安的情狀。這樣子我才斷定這窗扇是與失珠的案件有關係。並且證到那端茶的用人。亦與這件案子有關係。等三件起我疑心的。就是我在保險箱房裏察看的時候。初到沒見到有什麼線索。後來偶然在那保險箱旁邊。拾了一個斷殘銅質的鎖匙。我於是就在箱子鎖門跟前細看了一回。但見上面很多的細紋。若不留心的人。那是看不見的。我於是知道這是強盜偽造的鎖匙。想是不合式。用力過猛。故致斷壞。但我當時尙未斷定這是外人的偽造。因爲無甚反證。這到是當時的一件懸案。不過我那天亦決不料是令弟的偽造。及到前天。我方證實。即是他們造的地方。我都知道。但是他們所造的不止一把。大概近來新式的及普通的保險箱上鎖匙。皆有一把。當時我亦斷定他未曾把這箱子打開。因爲他

既把鎖匙斷了。必定沒有相投的鎖匙。於是亦斷定這珠子。亦決未曾失在他們手裏。但是你這保險箱子他們怎的開不開呢。以我的考察。方覺得這箱子年代多了。現在已無這樣造法。是故他們也沒有這樣鎖匙。第三件起我疑心的。就是看門的用人。和端茶的親隨。端茶的我所以起他疑心。前已說過。但是那看門的。我如何曉得呢。因為那看門的。對於我的來去。非常注意。並且見到我有一種不甯的狀態。要是心內沒有事件的人。那裏有這樣子哩。我亦因是而疑到後園的工人。現在已竟證實我的思想不錯了。第四件我就疑到你們那最好的六個朋友。因為我見到他們同你令弟來的信。內有論到珠子的。事。我故而知道他們一定曉得你有這粒珠子。我從這種原因。故而不手偵探。那時更以為倘若這是令弟要取這粒珠子。必定沒有這樣布置和起疑之點。果然不錯。方才有今天這樣圓滿的結果。

仲生道：「但是野火化和木德模罕。怎的一同被擊呢。」佛陀笑道：「大凡人不用好心。不務本分。自然是有種相當責罰的。當我那天夜裏。由你們此地出門之後。就在各

處探訪一遭。並沒有影響可尋。然我斷定這六人。雖住在鄉間。但不甚遠。來去亦便。我故於次日下鄉。探了兩遭。一個皆未遇着。後才曉得他們相約到這裏來了。第三日我於是亦追到這裏。天已晚了。我就想走回去晚膳。走不多路。見對面匆匆來了一人。你道是誰。原來就是你那端茶的親隨呵。這時我是化裝着的。故而他認不得。遂仍然望前行去。我遲了幾步。亦遠遠的跟上。這時我的肚皮雖餓轆轆的直叫。但是機會不可失去。所以雖是辛苦。亦是不辭。及走到兩三條街。你那親隨。遂朝一家店子進去。我一見原來是個旅舍。名叫「寄廬」。當時我亦跟了進去。只見那親隨已竟上了樓梯。我亦跟了上去。及到三層樓的上頭。他遂進了一個房間。只見裏面有幾個人迎着說道：「今天我們早上會你去。你到那裏去啊。」親隨說道：「我正上街有事去了。後來聽見門上講。才曉得你們來會我。所以我跑到這裏來答拜。」那幾人笑了一笑。又聽那親隨說道：「你們幾時來的。」那幾人說道：「前天。」親隨道：「怎的今天才會我去呢。」那幾個人裏一個說道：「他們因為不時常上街來。故而有的要聽戲。有的要吃酒。有的要上街看熱鬧。整整

幾天沒閒。故而今天才能會你去。還請你原諒。」停了一下。那親隨說道：「你們現在來了正好。不然我還要多寫一次信給你們呢。」那幾個人說道：「好什麼。」這時親隨遂叫把門開了說話。這時遂有一個衣服穿得很麗都的。站了起來。把門開了。然後只聽得那親隨的口音說道：「我們從前的那回事。現在又可着手了。」說到這裏。聽音低了下去。我是住在間壁一所房裏。因為隔着。不能聽見。過了約半點鐘的樣子。方復聽那親隨說道：「我要回去了。不然門要關了。」那幾個人說道：「怕什麼。有他會把你關在外頭嗎。」親隨一定要走。他們遂送了出來。我等那幾個人進來。亦叫茶房將房門鎖上。遂跟了出去。遠遠地見那親隨走着。及到你家門口。敲開門走了進去。只聽與門房那人噤咕了一會。我因為這時肚裏實在餓了。亦諒他不會再有事。故而一直回去用膳。然後復到旅館裏來。此時已是十二點多鐘。但那幾人房裏。電燈尙明。還未睡呢。我遂倚在欄杆上面。或有時走來走去。假作消遣的樣子。只是裏面說話太低。外頭不能聽見。過了一刻。跑出一個人來。我遠遠的望着。原來到電話房裏去的。聽得搖了幾下電鈴。叫接一百一

十二號。那頭並沒有接話。他遂掛上聽筒。走了回來。同那幾人說道：「這時不見了。」於是掏出個表來。看了說道：「快兩點鐘了。他們或是已竟睡覺。故而不來接電話。我們的舉動不妨明天再說罷。就是隔個一兩天再辦。大約亦不遲。」說罷又談笑了一回。然後方息了電燈。這時我困乏了。遂亦小寢。但當時我亦莫明其妙的。就是他們為什麼要打電話給一家藥房哩。這藥房是我一個朋友開的。我時常同他那裏打電話。故而曉得他的號碼。次日一早。我遂起來。漱洗之後。預料他們一定要到藥房去的。我遂先到那裏等着。藉同朋友談天。及到那裏。大約過了一兩點鐘的光景。見他們來了。也未說甚多話。只是買了幾包藥品去了。過後我遂同那職事要了賬目。一看原來買的幾種化學藥品。我當時就料着他們要配一種融化藥料了。一仲佳聽了說道：「他們為什麼要配這種藥料呢？」佛陀道：「就是因為你那保險箱開不開。故而他們要用這種藥料。可以將那鎖的機關化去。他那不是很容易的把珠取去了。」這時仲佳越發精神。聽着佛陀說道：「那時我聽着出他的確說。故亦同朋友告辭。走了出來。遂轉了回去。早膳。料着他們於

間決定不敢有所作為。故而亦未去偵探他們。及至晚上六點多鐘。我方仍到那旅館裏去。這時他們房門。已欄杆傍邊。站着兩個人。亦戴着假面具。及見我來。遂走了開去。我未作理會。祇叫茶房開了門。過了一刻。茶房又送進茶和洗面水來。我遂假作漱口出來。吐水。只見那兩人又在他們門口了。我於是曉得這兩人。一定有作用來的。故而仍不做理會。復進房坐下。慢慢的吃茶。這時亦不聽見隔壁那幾個人談話。及到八點鐘的時候。忽聽見有人推了一下桌子。笑着說道：「一定後天再見。你預備着罷。」說了就聽見門響了一響。走出一個人來。口裏說道：「你們做你們事。不要送罷。難道我們還客氣麼。」那幾人笑着答應。為個目一看。不是外人。原來還是你的親隨呵。他們見你親隨去了之後。遂仍然進房。那門外的兩個人。又打了幾個回轉。方下樓朝南走去。我這時按了一按電鈴。茶房來了。我遂同他說道：「你替我把門鎖了。我還要出去會個朋友呢。」茶房答應。我於是走了出來。亦向南走去。不多遠路。即將那兩人追上。但是恐怕被他識破。不好到他們面前。聽他們說什麼。只得假裝一個問路的。走到他們跟前。只聽他倆說道：「我

昨天看到他們鬼鬼祟祟的。就知道有事。今天又配了這種藥品。不要說。一定又要……

「他倆見我走到面前。忽然止住了話頭。我遂向他問了路。方慢慢的走開過了一刻。我又走到他們跟前。他們還一路走着。一路說着……他們既是後天。我們就明天。到看……」

「我不等他說完。就假裝先前沒聽清楚。再來問的樣子。他們於是很有耐煩的指了我。我然後謝了。遂向他指的地方走去。但是仍然遠遠地跟着。及到他們進了一所房子。我方回來。」

佛陀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問仲生道：「你說這房子是誰住的？」

仲生未答。佛陀接着說道：「就是那野火化的住所呵。那兩人一定是野火化和木德模罕了。照他們所說的話。我雖不會聽完。但我當時亦曉得他們對你這粒珠子不懷好意了。我見他們進了屋子之後。遂亦轉回旅舍。這時差不多十一點多鐘了。那幾人房裏電燈已息。我遂亦就寢。但總不能入睡。尋思那野火化和木德模罕。明夜要來盜珠。倘若打草驚蛇。那到不美呢。恰巧第二早起。你那親隨又來了。這時他們還沒起。他遂敲開門。對他們說了幾句話就走了。至後他們起來。又噤噤咕咕計議了一會。我那時就曉得他們又變更

計畫了。及到下午。他們沒有什麼動靜。我遂走了出來。復在野火化門口打探了一遭。然後方回到家裏。此時我的用人僧伽。很殷動的問我案子辦到怎樣了。我忽然想了一種法子。就叫僧伽去辦野火化他倆的事。我自己來監督那幾個人。但是我爲什麼大膽就叫一個用人去做這事哩。因爲僧伽跟我多年。却是有些能幹了。故而我才囑咐他。他當時亦很歡喜的。我然後才仍然出來。慢慢地向旅舍走去。這時已七點多鐘。及到旅舍門口。但見那幾人一齊走了出來。個個的裝束亦皆換了。遂知他們就在今天舉事。我到歡喜起來。因爲不致多費手續呵。我這時恐怕他們見疑。遂走向一個店裏買東西。等他們走過。方才出來。亦未跟着他們。就一直向警察所走去。同署長說明。然後帶了十幾個便衣偵探。分咐他們在你園子前後暗暗守着。這時又遇着僧伽帶了七八個人來。我亦叫他合着一起。這才從牆頭跳了進來報信。後來又出去。及到一點鐘的樣子。果見那幾人鬼鬼祟祟。張張望望的來了。我們是早預備着的。故那幾人不能見着我們。這時園的後門自然打開。他們毫不費力的走了進去。過了一刻。有個便衣偵探來說。那面牆角上。

又進去兩人了。我於是知道他們一起來了。遂開借佛及廿幾個偵探，從左牆上跳了進去。一見後窗門已竟關上。這時那幾人已經從窗隙鑽了進去。轉轉又見你房裏有兩個人。我知道是野火化兩僧。遂不理他，亦向那客廳窗子鑽了進來。及到樓上一喝，電燈齊明的時候，方將他們全體擊倒。但電燈爲什麼應聲而亮呢？這是我預先曉得電燈的開關，故而命人在這裏藏著。聽我一喝爲號，要亮電燈，不亮，或者迷了幾個，亦未可知。並且從此亦可證到野火化他倆個，前次自薦來替你偵探，亦是不懷好心呵！

佛陀到這裏，呆呆的向着萬生發笑。萬生到覺臉熱起來。然後佛陀又問萬生說道：「不是我，恐怕你們家裏或者會出人命案呢。」萬生驚道：「難道他們竟預備動武嗎？不過我對於他們很好，或者不會因爲要得這粒珠子，就來殘殺我們吧。」佛陀說道：「那亦未可一定。不過我所說的是自殺，不是被殺。」這時萬生知道是說他的，臉上格外的發燒，恨不得就要躲開。但亦勢所不能，只得壓着性子聽着。但見他哥哥越發驚起慌來，佛陀於是不慌不忙的說道：「我知道舍弟識見最高的人，他自從珠子被我破洩

之後。總覺得難以爲人。所以就萌了死念。當我先頭來報信的時候。因過他那邊看看。友見他那種忿生欲死的態度。我那時尙以爲他死念未決。故擬這事破獲之後。再來安慰他。所以祇向你報信之後。我就出去。不料他竟會向後園尋死去。幸而那幾個人進來。到把他死念打失。我遠遠的見着他。早已料到。故亦不去理他。現在令弟。既是在這裏。你不妨安慰安慰他罷。」這時仲生方轉驚爲喜的樣子。向萬生安慰一番。然後佛陀又接着說道：「我如何曉得這珠子是令弟取的呢。達到沒有多大理由。不過因聽你說。失珠之後。並沒有什麼痕迹。而且這珠子的所在。亦祇有你兄弟曉得。我故當時就有幾分猜着他了。既獲我到席上偵察的時候。對於書扇及你親隨的發覺。雖然疑到你那六個朋友。但仍未忘了令弟。故在樓上偵探之後。下來到書房裏的時候。趁你出去叫茶。我就抽開他的掉箱。見他朋友同他來的信裏頭。以那六個人寄來的最多。我遂抽出一封。看了之後。更證明這珠子是令弟取的了。因爲他總有感嘆家道墮落的言語。故前來書房。有那幾句話。我當時於是又知道這珠子。除你兄弟曉得之外。還有別人。這信就是揭破案

子的最大的根據啊。但是你的親隨及幾個用人。還是不知道的。不過是受別人的利用罷了。所以我那天得珠之後。裝着口渴要吃茶。後來你親隨端了茶來。我同他說的幾句話。就是利用他做送信的。因為你的親隨。是其中一個最有功能的人呵。後來我又迫着你把珠子送到保險箱裏去。亦是引誘他的。但是我說到這裏。還要解釋一件疑問。就是大凡強盜偷物之後。必有種種的做作。來遮飾他。但是令弟既取了珠子之後。何以沒有一點掩飾手續呢。這因為令弟向來不過問珠子的事件。雖是這回收了出來。但決曉得。你不會疑到他身上。所以不要那些手續。至於鎖匙。雖然在你身上。那却不成問題。因為一家人。是不難乘便的呵。至於門上的鎖。我那天看了。原來是平常一樣的。打開自然不難。但是我到要請問令弟。究竟如何把這保險箱子打開的呢。『萬生雖然慚愧。覺得這回事。還有自慰的地方。及聽佛陀問他。方慢慢的向他哥哥說道。』這保險箱不是原來有附把鑰匙麼。父親在的時候。那箱內還攔着別件東西。因為便當的原故。故把了一個鑰匙給母親帶着。父親死了之後。那鑰匙就交了你。我開箱子的鎖匙。那就是母親遺下

來的呵。至於我如何要取這珠子。大偵探已竟說明。那到不必講了。」佛陀聽了笑向仲生道：「我的思想畢竟還不錯。所以我那天把眼鏡忘在這裏。及同你說的話。就是叫他生疑。他既生疑。必定假着送眼鏡給我。到我那裏打聽。我就可以察明他的態度。並叫他越發疑惑。而後才有那晚上的手續。但他爲什麼自取出來呢。他自取出來的意思。就是恐怕這珠子真個被人得了去呵。我又如何料着在你們寢息之後呢。因爲他怕被人看見。你看他手取出珠子之前。出房一回。那就是偵看人睡了沒有。那時我所以叫你將門鎖上。及將書房裏電燈息去。亦卽是預先料着他有這種舉動呵。然後他回來又把窗簾放下。他却不曉得窗簾是紗的。不能遮斷人的眼線。故而這珠子破獲了。」萬生聽佛陀說得格外清楚。這時心中到生了一種回向。

第二天警廳送來判詞。——這是著者自家的法庭。不然沒有這麼快呵。——上面有：「……縱奴引盜。主有其嫌。苟主明而奴正。盜復何有。則主奴盜三者有同等之罪。若欲深究。卽當照辦。否則應畫押作和……」等語。——這亦是著者自家訂的法律。故與

社會上的稱有不同。請讀者勿參意見。——仲生看着。因要急急回樂村去。亦只得罷了。後來打聽野火化和木德樸罕兩個。他們却假了偵探的名義。及勢力的幫助。竟要求釋放。現在這仍做他假冒的偵探呢。仲生聽了。亦不作什麼追求。過了幾天。收拾收拾。竟以他親友的身份。同着萬生回他樂村去了。他們既回了樂村。自然要去拜望拜望親戚。所以就先去他舅父家裏。但是與他舅父一見之下。到把仲生倆個驚了半響說不出話來。你道為何。原來他舅父就是佛陀大偵探呵。適時他舅父見了他倆這樣子。到不禁笑了起來。停了一會說道。——我當先因為捨不得你們父母。所以暗暗跟着。以為保護及見你父親一天一天的進步。我那時歡喜得如何。的。後又見你母親生了你兄弟萬生。我當時想到你們家來慶賀。因為恐怕你父母驚怪。方才作罷。及到你父母死了。悲痛之餘。又傷你們家道墮落。本欲設法讓你們回樂村去。却巧你那珠子失了。迭經這幾次遭。這須知道我的心已碎了。呵。——說到這裏。很感嘆的樣子。停了一下。方又說道。——你們好好的安分守己的罷。不要再像你父母那樣不慎重了。——仲生他倆個答無回去。不久

他那親隨和着門的幾個用人亦尋了來了。向着仲生痛悔。非仲生因這一番却得自責。所以將他們仍然收下。遂分成大圓鏡室。平等性室。妙觀察室。成所作室。四個地方居住。哈哈。著者至這裏。到有句話說。就是佛陀既是仲生們的舅父。但是僧伽又是仲生們的什麼人呢。著者因為就要西藏去了。不能打聽明白。來告知讀者。聽讀者也用偵探眼光偵察一下罷。

小說是連帶三業的。但是這種意思。已爲法華經上廣有。不過著者作一種演繹的說法罷了。讀者當做小說。當做譬喻。當做文字遊戲。三昧。乃至當做見仁見智。皆於著者不生多大關係。倘能不爲賊算。保着懷裏珠子不失。那才好咧。

——著者——

一五二二九廿致

療心羹題曲

題經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我中華民國善男子。無提上
善是也。念這四句唐詩。見得作這詩的人。胸中原有無限傀儡。無處發洩。只好向這詩
中寫來。古人云。言爲心聲。文以載道。言情寄事。發於詩歌。我讀過廿一史彈詞。記得楊
升菴先生。還有（西江月）一闕。亦爲感懷之作。天上烏飛兔走。人間古往今來。沈吟
屈指數英才。多少是非成敗。富貴歌樓舞榭。淒涼廢塚荒台。萬般回首化塵埃。只有
青山不改。我想那古人牢騷。牽動我今時感慨。我國自清社既屋。政改共和。年復一
年。國幾不國。武夫專柄。暴徒肆奸。禍結兵連。迄無寧歲。邇來毒霧彌漫。妖呈蛇鬼。腥聞
在上。淪胥以亡。兼之虎視眈眈。隣將整魯。眼看神州莽莽。吾於避秦。却恨無處可去。只
得靜掩松齋。閒持貝葉。了真識妄。見性明心。那管他劫運紅羊。只令我恩銜白馬。我讀

那金剛經呵。開卷便說釋迦文佛。應世在那舍衛國。住在波斯匿王太子。祇樹給孤獨園中。與那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說法度人。何等清閑。何等自在。難得那空生長老。在大衆中。窺透如來希有。領悟善護念諸菩薩。付囑諸菩薩之旨。合掌恭敬。啓請佛訓。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聽我譜一曲（桂枝香）的詞兒。權學街頭告化。唱來乞食蓮花。把那佛的聚會說法。因由。空生啓請佛訓。及此經中大旨。雜沓胡亂道來。雖非全豹。可見一斑。

（桂枝香）園名孤獨。諸大比丘宿。一時如來菩薩。法說衆生度。空生稽首。領悟到護念付囑。請安心來由。請安心來由。只笑我不當和尙。偏要看經念佛。是誤信佛說。人人本原是佛。只須問自己本心便了。不過如經中所云。如來說法。如筏喻者。迨功成之後。法尙應捨。萬不可泥法。禪門講入得定來。還求出得定去。便是此理。我今不離俗。偏向個中求。深信那心佛具足。渡河當用筏。到岸不須舟。一我想這經中所說的道理。菩薩應無所住而行布施。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應取相。不應取法相。不應取非法相。

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無定法可得。亦無定法可名。說微塵。非微塵。說世界。非世界。說衆生。非衆生。等語。都由凡夫漫不經心。故爾不聞不見。其實隨地是佛。觸目皆道。

（前腔）雖則是想邊虛構。却是那道中原有。但是說到妙空不空。妙有不有。此種玄理。自非證得阿羅漢果。及上乘菩薩者。焉能聽受。而如來偏又說甚麼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若未曾記及鈍根人多。大半對牛彈琴。其願聽受。其理實不易入。閱教閱說。悶殺釋迦文。般若行深。想不到後來的非羅漢。誰堪聽受。我想那古來得道的人。都是將這色相道理。看得徹。悟得透。事事理會上心。不曾絲毫效過。深恐睡魔顛倒。打坐蒲團。則夜不離。自覺自照。到這裏。真妄分明。五蘊皆空。萬緣頓息。光明無欠缺。只怕起浮雲。恨風光不留。風光不留。把有無參透。只要與夢魂厮守。說來由。假際應貪著。真時自罷休。像我等初學道之人。又未剃度。不講戒律。極易放縱。只求認得佛說道理。真實發起一片信心。不致增長無明。減少幾分煩惱。自然杜絕外緣。禁止嗜慾。澆除浮染。便是道進之端了。

（前腔）但是行人徵候。粗識得個中機。由信起。不長無明。到淨緣。恰尋生路。如是脩持。自有見真性。如如之一日。然不可將色相二字。又盡看空了。經云諸法不說斷滅相。又佛言。寧有實見。如須彌山。不可有空見。如芥子許。此正佛門取色取相之空幻。證真心真性之實在。亦如儒門中誠意正心之先。致知格物。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方能恰到好處。且理欲真妄。相形乃見。何可一筆抹煞。鶯鶯藏雪內。飛起自然知。把真性鑽脩。真性鑽脩。不在色中相就。便在相中重證。下場頭。院草成墳樹。衙齋改寺樓。就這滄海桑田的道理想來。更見為佛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的話。為確切不移。因此草末齋樓。皆是那時的人。供自己之玩好。創造出來的。純是六根對六塵的作用。有漏之因。如影隨形。形消影滅。如電如露。無怪其然。只恨吾人呵。偏又具足感情。發為喜、怒、哀、樂。凡知覺運動。無非供一臭皮囊之用。心為形役。惆悵獨悲。淵明先生。是吾知己。

（前腔）風聲枉吼。雨情聽溜。助閒愁。天地悠悠。敢也為。皮囊添臭。只憐我雖是發心行善。但看接引無人。現在我這中國。無一片乾淨土。就在那歐美各國。世界環球。

都是戎馬倉皇。干戈擾攘。真宰不明。左道蕃殖。蓬壺無路。仙子不來。却是喜我還能獨得幾句佛經。有時心境莊嚴。常樂我淨。正是早服還丹無世情。時人那得知其故。(歎)矢志難酬。矢志難酬。湖山污透。何處覓清涼消受。得好休。直叫做冷骨心還熱。僵魂意轉柔。(我看駒光易逝。馬齒徒加。今年已是我三十三初度了。回首弱冠以前。專脩帖括。技愧蟲雕。情難螻屈。及到頭來。一無所得。混世以來。家口擔重。未息仔肩。蝸角蠅頭。互相爭逐。牛犁馬負。債滿無期。幸虧中夜自思。還有這一點靈根。到底不滅。宦海浮沈。未遭滅頂。笑問舟子舟子。何時罷槳收篙。落帆泊岸。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前腔)卅年藏垢。少不得一朝明剖。那裏是注三生。煩惱尋人。方信道。歷萬劫。靈根不朽。却怪儒門古今來多少碩彥。若昌黎新安輩。痛詆佛學爲異端。爲邪說。硬指他虛無寂滅。便爲畔道離經。信口雌黃。未窺堂奧。閉戶自封。大可哀已。笑迂儒莫籌迂。儒莫籌。把生人活口。硬認作子虛烏有。漫推求。梁武開精舍。還虧得。唐僧譯藏疏。我

讀金剛經云。如來說法。是真而非假。是實而非虛。是如語而當理。非誑語而欺人。非異語而駭聽。又釋疏中。多云性體常明。心燈不滅。即在如來滅世後五百歲。必有確信妙諦深義。脩持不疑之人。兼之我中國古德格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天地有時盡。為人及早修。諸般的話頭。有志竟成。咸登道岸。又何止空生一人。獨能領悟佛旨。感激涕零。若赤子還家。傷值遇之晚。不知號泣之何從。滿腔離別思親淚。都在無言不語中。

（前腔）佛言非謬。經傳可久。若不信。拔地能生。可聽說。和天都瘦。怕不止。空生淚流。空生淚流。好趁我。這香花案頭。靜讀他。波羅密咒。意綢繆。迴光從內覓。休向外邊求。再那經上佛說。凡夫之人。貪着其事。皆由我相難破。我相既立。可欲則欣然喜。不得則勃然怒。天機於以塞。好惡由是偏。將自己本有智慧光明。埋沒盡淨。以日用而觀。無非愛憎交戰於靈台。情識浮沈於寵辱。以古今而觀。五伯七雄之殺戮。漢唐宋元之興亡。雖其間善與不善。不可同日語。要皆不出執着我相。且喜如來慈悲為懷。首揭此幕於各部藏經之前。不啻當頭喝棒。足喚睡漢早醒。蜚螭離糞土。脫殼是金蟬。

（長拍）一任你竊柄爭權。竊柄爭權。吞吳滅蜀。只贏得循環報速。一念如來。便恍然是岸回頭。半晌好迷留。是那般消磨。那般成就。如來固不肯以神鬼服應之說。恫人而起惑作業之徒。自受地獄。餓鬼。畜生。三途之苦。其謗法五逆重孽。尙不許超昇。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幾陣陰風涼到骨。想都是輪迴六道惡魔遊。若果許亡魂自由。我豈惜留殘生。活作羈囚。只是這佛學一門。不能契理契機。亦是徒勞無益。不遇名師指點。猶之棄菽粟而餐玉屑。厭布帛而慕鶴鱗。無補饑寒。反生奇病。自分甦勉求之。今世預種善根。或於來世收受善果。懺悔解脫。當不我欺。

（短拍）便道今世緣慳。今世緣慳。難道來生信斷。假天台也不許輕遊。嘗見稗官野史中。載有劉阮天台採藥。締結仙緣事。儒門詞章家多引用之。說來情景逼真。那知神女生涯。原來是夢。荒唐荒唐。罪過罪過。我想證道之人。早當捐除愛欲。佛說四十二章經中。云愛之爲欲。莫甚於色。其大無外。多是凡夫自溺。透得此關。便是出塵羅漢。藐躬不德。此疾特深。終須懸爲厲禁。以利諸道之行。萬惡淫爲首。如斬一握絲。一刀千

樓斷。誰見得。劉阮到山頭。好事兒。向仙姝婚媾。我若是。低眉羅漢。怎容這。帶粉的骷髏。我深信金剛經。佛言有人能書寫。受持。誦讀此經。爲人解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我今譜這曲之意。亦是爲人解說。緣經義。幾同周誥般。盤黃鐘大呂。極不易讀。極不易聞。纔想出如此一個方法。不言兒女。不說英雄。偏要填詞。尙信希有。倘遇信心善士。介紹國羣鑄一社中。或崑曲梨園。編成詞調。使教坊弟子。樂府才人。按腔合拍。現身舞台。俾衆周知。祇應此曲有人傳。其功德定非鄙人獨占。那纔算是報答佛恩。聊盡鄙意了。哈哈。男兒齊立超塵想。同是龍華會上人。

（尾聲）從今譜曲題經後。合當奉行信受。堪欽福德重重。勝七級浮圖。

西方道琴十一首

空空道人

(開場白) 茫茫大地 擾擾紅塵 冷眼看來 無非此奪彼爭 你貪我
愛 咳 這些愚婦貪夫 痴男怨女 忙去忙來 究竟爲甚麼如此呢 不過爲
自己的身子希圖些快樂罷了 咳 難道這個血肉的身軀 是個千年萬載金剛
不壞的東西麼 聽貧道唱來

(唱) 嘆色身 是無常 飾錦衣 壓稻梁 嬌姿美貌風流樣 一朝病
起容顏改 四大分離骨肉僵 一張皮裹膿痰醬 說什麼青衫紅粉 最 明蛆
聚蟲蟻

(白) 哎喲 這樣說來 這個身子 不過是無數蛆蟲聚會的所在 中
間藏著些膿痰涕唾垢膩屎糞等物 但有一張薄薄的白皮外面包著 任憑你塗
脂抹粉扎緞穿綢 也不過是一個個描金糞桶 衣冠傀儡罷了 一旦無常到來
過不了幾天 早變成青瘀紅腫 臭氣熏人 誰也不肯來親近 從前的青衫

名士 紅粉佳人 竟在那裏 從前的你恩我愛 又在那裏 真是一場假戲
 可悲可嘆呀 看官 這愛戀的痴情 不但是一場假戲 還怕是一件苦惱的事
 情呢

(唱) 嘆情痴 是枉然 結絲羅 度歲年 飽嘗多少憂和怨 苦多樂
 少 憑誰訴 造業增迷只自纏 沉淪苦趣難相見 說甚麼鸞儷鳳侶 最分明孽
 海冤緣

(白) 這痴情二字 古今來 不知敗壞了多少聰明子弟 沮喪了多少
 豪傑功名 耽誤了多少神仙事業 而且男女的恩情太重 就算愚痴 愚痴的
 結果 大半墮在畜生道中 因此一段風流冤孽 身死之後 竟至改頭換面
 戴角披毛 萬劫千生 難以解脫 貧道適纔說他苦趣沉淪 並非過語啊 所
 以我佛如來 說法度人 叫人斷情絕慾 情慾不斷 終不免六道輪迴之苦
 無奈世人迷而不悟 不知保守童貞 早修出世大道 反而望子望孫 天天向

情慾火坑中走去 到後來添了憂愁 受了氣惱 又在那裏叫苦不迭 咳 總是從婚姻二字生出來的痛苦啊

(唱)嘆婚姻 是苦根 召輪迴 孕死生 本來清淨今無分 千般煩惱從他起 萬劫冤纏似海深 多情自古牽愁恨 猛回頭樊籠跳出 斬情絲慧劍光騰

(白) 人心本清淨 人身本自由 一綽情絲 百般纏擾 這恩恩怨怨的債賬 一切兩劫 如何算得清楚 但能看破紅塵 斬斷痴情 一塵不染 也算跳出火坑在家 出家的菩薩了 就是要斬絕些啊 還有那錢財一關 世人誰不受他的迷惑呢

(唱) 嘆財奴 枉歛錢 睜高官 訪美田 倚強逞巧多侵佔 霎時身死空拳走 一縷貪魂惡道牽 半生牛馬留兒念 猛回頭貪心放下 一場空貧富隨緣

(白) 金銀積得如山阜 死後何曾在手中 倘若生前恃強豪奪 多得
不義之財 死後少不得墮爲惡道畜生 變驢變馬來償還啊 財色之外 更有
那好賭氣的人 你且聽他結果何如

(唱) 嘆忿爭 是禍頭 明召殃 暗結仇 一朝毒發還身受 雙方健
訟家門毀 互動干戈血海流 俱傷兩敗誰能救 猛回頭無明火熄 學古人忍
辱和柔

(白) 士農工商們動了氣 鬪毆結訟 喪身亡家 王侯將相們動了氣
伏屍流血 殺人如麻 不能忍氣 就有殺機伏在裏面 真正可怕 所以我
佛度人 戒殺爲本 畜生尚且不忍殺他 那會再有殺人的事情呢

(唱) 嘆殺生 最不該 誇肥甘 析骨骸 割喉瀝血良心壞 殺機徧
伏招兵劫 冤報相償墮畜胎 幾時還盡刀頭債 猛回頭屠刀放下 秉慈心念
佛持齋

(白) 世人貪圖口腹 殺生造罪 罪業重時 變爲畜生 受盡苦楚

所住地方 還有刀兵之劫 古人云 欲知世上刀兵劫 但聽屠門夜半聲 真是絲毫不錯 無奈世人舌頭要嘗美味 還有眼睛貪美色 耳朵聽淫聲 鼻子要聞香 身子要受用 意思要胡思亂想 被這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勾串引誘 造下彌天罪業 弄得自己良心 全然無主 這良心中六個魔賊 誰不受他的誘惑呀

(唱) 嘆六根 業力強 貪見聞 喜受嘗 憑空造起千重障 光明心地塵沙掩 自在身軀業感忙 紛紛六賊興魔浪 竟爲他披枷帶鎖 枉聰明難自主張

(白) 這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他是最愛貪著紅塵快樂的 但這紅塵世界 果是個長久的麼

(唱) 嘆人生 似夢遊 暮已朝 春復秋 剎那樂事歸 陳舊 風萍聚

處成歡笑 大限來時各去投 投歸何處須研究 猛回頭求生極樂 勸大家念佛專修

(白) 人人知道生必有死 從未想到死歸何處 豈非失算嗎 要趁早多念阿彌陀佛 求此身死後往生極樂世界 這就脫離紅塵世界上的苦惱了

(唱) 極樂邦 在西方 無無明 無量光 阿彌陀佛金身像 慈悲誓願宏如海 接引幢幡徧十方 千人信願千人往 猛回頭萬緣放下 一聲聲佛號宣揚

(白) 阿彌陀佛乃西方極樂世界教主 發下四十八個大願 普度衆生 但凡真心相信 真心發願 願意死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就是每日早晨 但能誠心念佛十聲 平日如果持齋行善 臨命終時亦可蒙佛放光 接引往生 古今來高僧傳往生錄上記載著很多呢

(唱) 要生西 在自心 心願強 佛念深 高低音韻何須論 一心只

盼彌陀引 萬事都歸過眼雲 朝祈暮禱先成定 一霎時風刀解體 託蓮胎親
證無生

(白) 萬法惟心造 有志事竟成 只要願心堅固 何愁不蓮花化生
永離苦惱啊

(唱) 阿彌陀 大慈悲 憶念他 生命歸 有求必應恩加被 哀憐窮
子如慈母 接引孤魂金臂垂 青黃赤白棲蓮蕊 這纔是清涼世界 徧臺池七
寶光輝

(唱) 阿彌陀 是法王 苦海中 放寶航 渡人不怕狂風浪 連聲聖
號心依佛 六道塵緣雪入湯 永離生死銷魔障 猛回頭一心念佛 願大家同
到蓮邦

(白)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衆菩薩

○○○工尺譜

嘆色身 是無常 飾錦衣 壓稻梁

工、工、五、六、工、尺、 六、五、六、工、工、尺、乙、 工、工、五、六、工、尺、 六、五、六、工、工、尺、乙、乙、

嬌姿 美貌 風流樣 一朝病

乙、 尺、尺、乙、四、尺、尺、六、工、工、尺、乙、乙、四、合、合、乙、四、乙、四、合、工、工、尺、工、 工、工、尺、工、

起容顏 改 四大分 離骨肉 僵

五、上、五、六、六、五、六、工、工、尺、乙、乙、尺、工、 尺、尺、工、六、工、工、尺、乙、六、五、六、工、工、尺、乙、乙、四、乙、

一張 皮裏 膿 痰 醬 說甚麼

尺、尺、乙、四、尺、尺、六、工、工、尺、乙、乙、四、合、合、乙、四、乙、四、合、工、工、尺、工、 尺、尺、乙、

青衫紅粉

最分

明蛆聚虫

囊

尺四乙四合工

工五六工尺六五六工工尺乙尺……尺工……工

過門

工工尺乙乙尺工六尺尺六工工尺乙乙四合合乙四乙四合工工尺工

跋

空空道人之友名曰無無居士。誦經念佛之暇。間彈琵琶以自娛樂。道人念聲音之道。入人最深。若融之於淨業。則聲塵即佛法也。爰作西方道琴十二首。使絃而歌之。每至嘆情痴極樂邦二首。輒涕泗交頤。嗚咽不復成聲。道人嘆曰。聲教足以發人善根。其力竟

若是哉。爰印成萬本。作暮鼓晨鐘之助。並結淨緣云爾。

- 一 學校唱歌用之。則男女生徒。深種善根。早增空慧。
- 二 應赴僧侶用之。則焰口餘興。皆說妙法。遠勝唱時調及老漁翁等曲多矣。
- 三 初發心修道者用之。既供偶爾發舒志意之用。兼為對治貪瞋痴之助。且為游心淨土之增上緣。
- 四 素嫻音樂者用之。則得此佛法之新歌詞。愈增絲竹高情。
- 五 歌樓舞館彈詞唱曲者用之。則登臺獻技。直欲喚醒痴迷。導歸極樂。必受社會歡迎。天神庇護。
- 六 普通上中下三等社會人。作為閒閱曲本用之。既饒興趣。兼獲法益。
- 七 乞丐唱歌用之。則以如是方便叫化。即無異露天說法。功德福德。俱無量矣。

歲甲子民國十三年空空道人周秉清識於北京。



中國唯一佛學叢刊

海潮音十大特色

- 一、古今佛學家之淵叢
- 二、東西文化之總匯
- 三、攝華國之道德
- 四、順時代之潮流
- 五、能擴張眼界開拓胸襟
- 六、能消除煩惱度脫苦厄
- 七、能斷萬劫之愚癡得大智慧
- 八、能破十方之黑暗頓放光明
- 九、能以自覺破一切障覺他破一切邪
- 十、現前為濟世之偉哲將來得轉依之法身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初版

海潮音文庫第四編

佛學餘論五小說

◎全一冊定價 道林本 三角二分 (郵費) 報紙本 一角八分 (外加)

審定者 太虛法師

校訂者 范古農

編輯者 慈忍室主人

出版者 佛學書局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發行所 上海新大沽路口丁四十四號

佛學書局 上海北車站東首寶山路口

上海開北新民路國慶路口 電話三三七四三號



中華書局

0.81

44